

經學常識



上海東書局印行

經
學
常
識

經學常識提要

通經致用。非所期於今日學子。但其大要。不可不知。本書關於羣經之旨。摘其要者述之。至於經學家之著述。則自漢京以後。迄於近世。其源流派別。皆爲有統系之敘述。俾研究漢學者。得備參考焉。不僅有裨常識而已。

經學常識提要

經學常識目次

第一章 總說

第一節 經學之意義……………一

第二節 六經之源委……………五

第三節 尊經之原因……………八

第二章 經書之種類

第一節 易經……………一〇

① 易經之要旨 ② 三易之區別 ③ 易經之篇目

④ 易之哲學

⑤ 易之倫理學

第二節 書經……………二四

⊙ 書經之要旨 ⊙ 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之區別 ⊙ 書經之篇目

④ 書經與政治學 ⑤ 書經與哲學 ⑥ 書經與文學

第三節 詩經 三七

⊙ 詩經之要旨 ⊙ 詩經之六義 ⊙ 詩經之篇目 ④ 詩式

第四節 春秋 四六

⊙ 春秋之要旨 ⊙ 三傳之區別 ⊙ 春秋之篇目

第五節 禮經附樂經 五一

⊙ 禮經之要旨 ⊙ 三禮之區別 ⊙ 禮經之篇目 ④ 樂經

第六節 論語附孟子學庸 六一

⊙ 論語之要旨 ⊙ 論語之種類 ⊙ 論語之篇目 ④ 論語之哲學

④ 孟子

④ 大學

④ 中庸

第七節 孝經……………七二

○ 孝經之要旨 ○ 孝經之篇目

第八節 爾雅……………七五

○ 爾雅之要旨 ○ 爾雅之篇目

第三章 經學之派別

第一節 孔門子弟經學之傳統……………七七

第二節 兩漢經學之派別……………八二

第三節 三國時經學之派別……………一〇四

第四節 兩晉時經學之派別……………一〇八

第五節 南北朝時經學之派別……………一一〇

第六節 隋代經學之派別……………一一六

第七節	唐代經學之派別	一一八
-----	---------	-----

第八節	宋代經學之派別	一二二
-----	---------	-----

第九節	元代經學之派別	一三〇
-----	---------	-----

第十節	明代經學之派別	
-----	---------	--

第十一節	清代經學之派別	一三七
------	---------	-----

第四章 治經之方法

第一節	古人治經之方法	一五三
-----	---------	-----

第二節	今後吾人治經之方法	一六一
-----	-----------	-----

第三節	經書之讀法	一六五
-----	-------	-----

經學常識

吳江 徐敬修編著

第一章 總述

第一節 經學之意義

「經」常道也，卽不可變易之道也；以不可變易之道，載之於書，謂之「經籍」。古人稱經之昭著，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蓋惟其爲常道而已，惟其爲不可變易之道而已；此就經之大體言之也。炎漢尊經以後，研究經學者，代有其人；而說經之書，亦層見疊出；然以所見不同，派別遂異；卽經學之意義，亦各有其說。幾令人莫知所從。茲就各家對於經之解說，述之于下：

班固白虎通訓「經」爲「常」，以「五常」配五經。

劉熙釋名訓「經」爲「徑」，「以「經」爲「常典」，「猶徑路無所不通也。此就「經」字上引伸之義也。

許氏說文「經」，「一織」也，从糸丕聲；蓋「經」字之義，取象治絲；從絲爲經，衡絲爲緯。故引伸之，則爲組織之義。

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此則「大經」與「大本」並稱，其尊經之意可知。然古人之所謂「經」，「乃指易，書，詩，禮，樂，春秋（次序依漢書藝文志）六種之書，茲就古人對於六經之義，分述之於下：

戴記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司馬子長史記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生，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揚子雲法言云：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禮者，莫辯乎春秋。

總上數說觀之，所謂「教」也，「長」也，「辯」也，六經之要旨，固不外乎是矣。蓋六經爲古代之書籍，其所以尊之者，以古之爲政，必本乎天；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故諸教令符號謂之經。自西漢宗經，治法炳然，上符三代，研經之士，風颿雲起，於是有一「經學」之名；所謂「經學」者，經世之學也。研究之者：則進足以治理國政，

退足以修己獨善；考究其政治典章，則又有資於讀史，而治文學者，則又可以審文體之變遷，治地理者，則可以識方輿之沿革；蓋「經」爲中國文學之祖，古來政治之源，其所該甚廣，學者所不可不知也。

【註】近人章太炎謂：近代人因佛經及耶教之聖經，均爲宗教之書，遂以國學中經書之「經」字，混爲一解，實大誤也。按佛經聖經之「經」字，乃後人翻譯時隨意引用，與「經」字原意，全不相符。因「經」字之原意，乃一經一緯之「經」，「言猶線也，所謂經書者，乃一種線裝之書也。明代有線裝書之名目，卽別於散頁之八股文墨卷，因墨卷無保存之價值也。古代記事書簡；不及百名者書於方，事多一簡不能盡，遂連數簡以記之。其連各簡之線，就稱爲「經。」可見「經」不過當代記述頁數較多而又常須翻

譯之書耳。非但無宗教之意味；卽漢代訓「經」爲「常道」，亦非經之本意。後世疑「經」爲經天緯地之「經」，「其實只言經而言天，已非「經」之本意矣。」

第二節 六經之源委

六經之名，起於三代。所謂六經者：一曰易經，二曰書經，三曰詩經，四曰禮經，五曰樂經，六曰春秋經。（次序依漢書藝文志）故禮記經解篇引孔子之言，以詩，書，禮，樂，春秋，易爲六經。後六經散失，僅存樂記一篇，乃併入禮經中，遂有五經之名。後人或有以孝經，論語配五經，稱爲七經。（見後漢書趙典傳）至於唐代，則春秋，禮經，咸析爲三：如春秋則分爲左傳，公羊傳，穀梁傳三者；禮經則分爲周禮，儀禮，戴禮三者，立三傳三禮之名；合易，書，詩爲九經。

，列之學官；後復加入孝經，論語，爾雅三書。（唐開成石經，則合論語，孝經，爾雅，並爲經書，而經典釋文，則春秋爲一經，加以論語，孝經爲九經）北宋之初，於論語，孝經而外，兼崇爾雅，孟子二書；至程朱諸儒出，則進孟子以配論語，自是十三經之名，遂一定而不可復易矣。且程朱又復表章學，（大學）庸，（中庸）若欲於十三經之外，復益以二經；殊不知大學，中庸，咸附於小戴禮之中，不得目之爲經。若左氏，公羊，穀梁之傳，則咸爲說經之書，周禮原名周官經，（乃羣書非經書）禮記原名小戴禮，（乃記非經書）皆與禮經相輔而行之書，論語，孝經，（乃羣書非經書）雖爲孔門之緒言，然亦與六經有別；至爾雅則爲釋經之書，當列之「小學」之門，更不足以爲經。惟是流俗相沿，習而不察，遂至以傳爲經，（如左氏，公羊

論語……………論語
孝經……………孝經

爾雅
孟子

第三節 尊經之原因

中國文學之祖，端於六經，而古來政教之源，括囊於經訓；蓋六經本爲先王之舊典，孔子編訂以後，周室六經之舊本，咸失其傳，秦世焚書坑儒，舍易經以外，咸出於灰燼屋壁之中，及漢武崇尚儒學，以經義斷事，於是以尊崇孔子之故，而並重六經。故班固作藝文志，以六經爲六藝，列於諸子之前；誠以六經爲古籍，非儒家所得私，然又列論語孝經於六藝之末，則是以孔門自著之書，與六經並崇矣，此後世所以亦列於經書之中也。若夫後世之尊崇六經，則又各有原因焉；蓋

以治經之儒，各隨一代之好尚，故歷代之君民咸便之：如西漢侈言災異，則說經者亦著災異之書；故董仲舒著繁露，劉向著洪範五行傳，以及眭孟，京房，李尋等皆有說災異之著作；如東漢崇尚讖緯，則說經亦雜緯書之說；故何休以西狩獲麟爲漢室受命之符，而鄭玄守均等亦有注緯書之著作；魏晉崇尚清談，則注經者雜引玄言；如王弼，韓康伯注周易，何晏解論語是也；宋明尚道學，則注經者空言義理；如程子注易，朱子注易，注學，庸，論，孟，楊時注中庸是也；迨夫滿清之世，則崇尚「漢學」者日益多，惟朝廷取士，仍以宋儒之說爲主，於是有漢宋門戶之分。夫六經爲三代之古籍，典章風俗，顯然可見；卽論孟各書，亦可以窺知儒家學術之大略，其尊崇之者，固所宜也；惟後儒誤以六經爲孔子之私書，殊不知六經爲先王之舊籍，而孔門

自著之書，實又與六經有別，所以誤爲孔氏之私書者，則由疏於考古，不明經學之弊也。

第二章 經書之種類

第一節 易經

(一) 易經之要旨

易之爲書，謂本于天而作之，多以爲伏羲所創作；若鄭玄則言始于神農，孫盛則謂始于夏禹。繫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據此則斷定爲始於伏羲時代者近是。後聖遞有所增，合八卦而重之，爲六十四卦；（或謂神農重卦，或謂夏禹重卦，或謂文王重卦；王輔嗣謂伏羲劃卦

而自重之，卽「消息」是也。鄭玄易論謂伏羲作十言之教：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是也。而施政布令，備物利用，咸以卦象爲折衷。蓋易者，變化之總名也；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迭乘，日月更出，孚萌庶類，亭毒羣生，新新不停，生生相續，無非資變化之力；然變化運行，全在陰陽二氣。夫陰陽之大者，莫如日月，故聖人取日月二字爲易，（說文日月爲易，象陰陽也）而其義則取于變易之易。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又曰：「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乃因易一名而函三義也。鄭玄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繫辭云：「乾以易知，坤以簡

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此易簡之說也。」（即儒家反約行簡，道家抱一之說所從出。）又繫辭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即漢儒天不變，道亦不變之說所從出。）要之惟變易之義，爲最足概括此書耳。（變易之說，即漢儒改制更新之說所從出。）繫辭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嗚呼！盡之矣。

（二）三易之區別

自伏羲畫八卦，神農以至堯舜，並承其道；迨於周代，筮人及大卜並掌三易，而周易之教，獨爲有傳。所謂三易者：一曰連山，二曰歸藏，

，三曰周易是也。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並不指言何代之易。
杜子春曰：「連山者伏羲，歸藏者黃帝。」鄭康成易贊及易論云：
「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或又從而釋之曰：「夏建寅，
用人正，其書以重艮爲首；曰連山者，以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也。
商建丑，用地正，其書以重坤爲首；曰歸藏者，萬物於中莫不歸藏
也。周建子，用天正，其書以重乾爲首；曰周易者，以周代名，如周
禮是也。」鄭氏又謂易道周普，無所不備，故曰周易；正義非之曰：
「案世譜等書曰：『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亦曰歸藏氏。
』然於易之繫辭，已有神農，黃帝取益，取渙，取噬嗑之文，是知
連山，歸藏，並爲代號，其起原雖不能詳，然要爲夏，商二代之書，
可無疑也。而周易稱周，乃取岐陽地名；文王作易之時，正在姜里，

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于殷，以此爲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此三易大概之區別也。』

(三) 易經之篇目

伏羲劃卦，有象無詞。文王始爲卦辭，每卦重爲六爻，分上下篇；自是周易之義，可得而說，孔子讀之，覺于爻象之外，猶有辭說，乃作十翼。所謂十翼者；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也，從此以後，易之意義，乃粲然大備；用之一哲學」焉，用之一「倫理學」焉，用之一「政治學」焉，無不統攝于此矣。茲將易之篇目，分述于下：

(1) 上經

乾  乾上

坤  坤下

屯  震下

蒙  坎下

需  乾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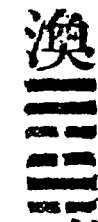
(2) 下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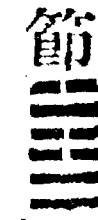
震 ䷲ 震上 震下	升 ䷭ 巽上 坤下	損 ䷨ 兌上 艮下	夷明 ䷣ 離上 坤下	咸 ䷞ 艮上 兌下	畜大 ䷙ 乾上 艮下	噬嗑 ䷔ 震上 離下	豫 ䷏ 坤上 震下	泰 ䷊ 乾上 坤下	訟 ䷅ 乾上 坎下
艮 ䷳ 艮上 艮下	困 ䷮ 兌上 坎下	益 ䷩ 震上 巽下	家人 ䷤ 離上 巽下	恒 ䷟ 巽上 震下	頤 ䷚ 震上 艮下	賁 ䷖ 離上 艮下	隨 ䷐ 震上 兌下	否 ䷋ 坤上 乾下	師 ䷆ 坎上 坤下
漸 ䷴ 艮上 巽下	井 ䷯ 巽上 坎下	夬 ䷪ 乾上 兌下	睽 ䷥ 兌上 離下	遯 ䷠ 艮上 乾下	過大 ䷛ 巽上 兌下	剝 ䷖ 坤上 艮下	蠱 ䷑ 巽上 艮下	同人 ䷌ 離上 乾下	比 ䷇ 坤上 坎下
歸妹 ䷵ 兌上 震下	革 ䷰ 離上 兌下	姤 ䷫ 巽上 乾下	蹇 ䷦ 艮上 坎下	壯大 ䷗ 乾上 坤下	坎 ䷜ 坎上 坎下	復 ䷗ 震上 坤下	臨 ䷒ 兌上 坤下	大有 ䷍ 乾上 離下	畜小 ䷈ 乾上 巽下
豐 ䷶ 離上 震下	鼎 ䷱ 巽上 離下	萃 ䷬ 坤上 兌下	解 ䷧ 坎上 震下	晉 ䷢ 坤上 離下	離 ䷝ 離上 離下	妄无 ䷘ 震上 乾下	觀 ䷓ 坤上 巽下	謙 ䷎ 艮上 坤下	履 ䷉ 兌上 乾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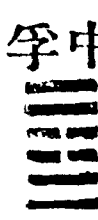
旅  艮下 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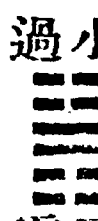
巽  巽上 巽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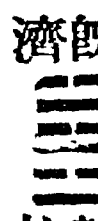
兌  兌上 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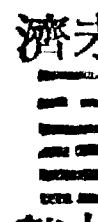
渙  坎下 巽上

節  兌下 坎上

中  兌下 巽上

過  艮下 震上

既濟  離下 坎上

未濟  坎下 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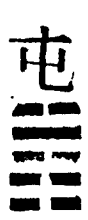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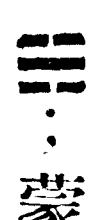


(3) 繫辭傳 上傳凡十二章
下傳凡十二章

(4) 說卦傳 凡十一章

(5) 序卦傳 分上下篇

(6) 雜卦傳

附孔子序卦篇

有天  地 ，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 ；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 ；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訟必有衆起，

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者禮也。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然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上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所有錯。錯通措○此處特提人道之大綱，以明下經首咸䷞之義，不言咸者，夫婦即咸也。男女以上，序夫婦之所自來；父子以下，明夫婦之所由致；總以見夫婦所繫之重。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

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三三。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三三；睽者乖也。乖必有所難，故受之以蹇三三；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三三；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三三。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三三。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三三；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三三；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三三；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三三。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三三。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三三。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三三。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三三。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三三；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三三；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三三；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三三。得

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_{三三}；豐者大也。窮大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_{三三}。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_{三三}；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_{三三}；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_{三三}；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_{三三}。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_{三三}。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_{三三}。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_{三三}。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_{三三}終焉。（下篇）

（四）易之哲學

（1）宇宙論 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太極為宇宙之原，立此以統陰陽，是猶哲學中之「一元論」也。立陰陽以寓萬物，而以物物各有太極，則猶哲學中之「二元論」也。

(2) 陰陽論 繫辭曰：「陰陽之義配日月。」又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蓋陰陽者，中國哲學上最要之術語，而易之哲學根本之原理也。

(3) 三才論 繫辭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今日以天，地，人並稱爲「三才」，其始實原於易。蓋易每以天地之法象爲至廣至大，而欲以眇然一身，以參天地，是天人合一之思想之極則也。

(4) 數論 易有太極，大極一也；分爲兩儀，爲四象，爲八卦，爲六十四卦，爲三百八十四爻，皆數也。又繫辭曰：「天一，地二，

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皆言陽奇陰耦之數，所以成其變化也。又如說卦言「參天兩地而倚數」。凡數學以一乘一，以一除一，皆不可變。故必起于參兩；參兩者，乘除各法之所生也。又如繫辭言「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四十九者，有形之數，其一不用者，是易之太極無形無數也；凡有皆從無而來，故易從太一爲始；此皆足證數學之原于周易也。

(五) 易之倫理學

(1) 論男女 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

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家人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此易教論男女之地位也。

(2) 仁義 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仁義者，人道也。

(3) 善惡報應 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此易之善惡報應之訓也。

若夫易之政治學，則約有三端：一曰內中國而外夷狄，二曰進君子而退小人，三曰損君上以益人民。其他如「史學」如「科學」如「社會學」，則易經中無不包含之也。

第二節 書經

(一) 書經之要旨

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名，傳于後世，在堯舜以前，可知已有載籍之存；而最古之書。至今猶傳者，則惟書經。蓋上古之時，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言爲尙書。（即書經）動爲春秋；故唐虞夏殷，咸有尙書。至於周代，仍仿古代聖王之制，用史官記言，記動。太史則掌書，外史則掌三皇，五帝之書。當時周之官府，多藏如是之書，故左傳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何謂三墳，五典，八

索，九邱？杜注謂皆古書名；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尚書緯曰：「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而定近，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史記孔子世家爲百篇）十八篇爲中候。此百二篇之尚書，卽後世所謂書經是也。」

夫尚書者，自唐虞以至成周論道經邦之書也。然何以謂之尚？孔安國曰：「以其爲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鈴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寫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至於書教之意義，則果若何？尚書大傳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

事，皋陶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晨星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所謂疏通知遠之教者此也。總上所述，其義雖各不同，要之書之所主，本爲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于臣下；故其所載，多爲典謨，誥，誓，命之文也。

(二) 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之區別

尙書辭義最古，漢拾秦燼之餘；今文出於伏生之口，凡二十八篇；古文出於孔子之壁，凡五十八篇；篆隸各殊，傳寫錯誤，異文歧讀而不相通。博士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上之于朝，會巫蠱事起，不得立于學官；至西晉梅賾，得古文尙書以獻，於是古文，今文並行。唐陸德明據古文作釋文，孔穎達據以作正義，而古文益爲世所信矣。至宋吳

械始漸疑之，朱子亦疑古今文不類；元吳澄諸人，本朱子之說，相繼抉摘，其僞愈彰。明梅鷟參考諸書，以證古文之僞，然猶多所未融；清閻百詩，惠定宇之徒，復詳證之，譚經者益信其僞矣；惟毛西河作古文尚書冤詞以攻閻，程綿莊復作冤冤詞以攻毛。要之今文艱深奧博，古文平易淺近，卽非皆出仲尼之鴻筆，亦不應如此不倫也。

(三) 書經之篇目

尚書與春秋同爲古史，惟春秋編年通紀，而尚書則每事別記，此其不同也。今存者凡五十八篇，其體例凡十：從孔穎達之說典，謨，貢，歌，誓，誥，訓，命，征，範是也；其他不以典謨訓誥名篇者，亦無不歸入此類中也。起堯典，終文侯之命，皆天子之事也。附以費誓，秦誓二篇，屬於諸侯之國，其特例也。茲將其篇目分列于下：

按今文出自伏生口，凡二十八篇，其中盤庚分三篇，又割顧命爲康王之誥篇，武帝時得泰誓三篇，合爲三十四篇。古文得于孔氏壁，凡五十八篇；今所傳者，共爲五十八篇，茲就時代述之于下：

(甲) 虞書 共五篇。

1. 堯典 今古文皆有

2. 舜典 今古文皆有，今文合于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

3. 大禹謨 古文。

4. 皋陶謨 今古文皆有。

5. 益稷 今古文皆有，但今合于皋陶謨。

(乙) 夏書 共四篇

1. 禹貢 今古文皆有。

2. 甘誓 今古文皆有。

3. 五子之歌 古文。

4. 胤征 古文。

(丙) 商書 共十七篇

1、湯誓古今文皆有。

3、湯誥古文。

5、太甲上古文。

7、太甲下

9、盤庚上今古文皆有，今文三篇合爲一。

11、盤庚下

13、說命中

15、高宗彤日今古文皆有。

17、微子今古文皆有。

(丁)周書 共三十二篇。

1、泰誓上古文。

2、仲虺之誥古文。

4、伊訓古文。

6、太甲中

8、咸有一德古文。

10、盤庚中

12、說命上古文。

14、說命下

16、西伯戡黎今古文皆有。

2、泰誓中

3、泰誓下

5、武成古文。

7、旅獒古文。

9、大誥今古文皆有。

11、康誥今古文皆有。

13、梓材今古文皆有。

15、洛誥今古文皆有。

17、無逸今古文皆有。

19、蔡仲之命古文。

21、立政今古文皆有。

23、君陳古文。

4、牧誓今古文皆有。

6、洪範今古文皆有。

8、金縢今古文皆有。

10、微子之命古文。

12、酒誥今古文皆有。

14、召誥今古文皆有。

16、多士今古文皆有。

18、君奭今古文皆有。

20、多方今古文皆有。

22、周官古文。

24、顧命今古文皆有。

25、康王之誥 今古文皆有，
今文合于顧命。

26、畢命 古文。

27、君牙 古文。

28、冏命 古文。

29、呂刑 今古文皆有。

30、文侯之命 今古文皆有。

31、費誓 今古文皆有。

32、秦誓 今古文皆有。

(四) 書經與政治學

漢族以政治上握主權之人，爲天之代理者；故人民之尊敬其位，及其奉天職者，皆以爲天之攝理者，不可或反乎天之思想也；故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以爲出自天之思想也。茲證之如下：

(1) 夏書甘誓曰：「有有扈：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又仲康討羲和之辭曰：「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是以君討臣之辭，而皆曰行天罰，即以王權爲天權。

之意也。

(2) 商書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3) 周書泰誓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自夏以至殷，明君賢相，互相警誡，皆以畏天命，敬天威；而人民亦以王者爲天之代理者，尊敬之，服從之；然至如夏桀殷紂暴虐之君，出而壓其人民，民皆知其非所以居天位，奉天職，於是殷湯、周武，鳴代天弔民之大義而放伐之；此湯誓、泰誓篇中之所以多道

及天也。

若夫堯典中之咨於四岳，揚舜于側陋而登庸，舜之異禹，亦用此制，則爲絕對之一尙賢主義。而洪範之九疇，凡天地陰陽物理之紀，政治倫理之用，莫不備焉，茲于下節詳述之。

(五) 書經與哲學

夏商時代之哲學，莫大于洪範之垂訓。洪大也，範法也；由天地之大法，立人道之經緯。禹得洛書，傳于箕子；周興之十三年，召箕子問之曰：「嗚呼！天攝理下民，我不知其秩序，汝爲我授之。」于是箕子乃作洪範以教武王。洪範之九疇云者：

一、五行 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
二、五事 一貌，二言，三視，四聽，五思。

三八政 一食，二貨，三祀。四司空，五司徒，六司寇，七賓，八師。

四五紀 一歲，二月，三日，四星辰，五歷數。

五皇極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

六三德 一正直，二剛克，三柔克。

七稽疑 一雨，二霽，三蒙，四驛，五克，六貞，七悔。

八庶徵 一雨，二暘，三燠，四寒，五風，六時。

九五福六極 五福：一壽，二富，三康寧，四攸好德，五考終命。

六極：一凶短折，二疾，三憂，四貧，五惡，六弱。

皇極者，天子之位；皇建其極者，由三德一權：三德云者，上所言正直，剛，柔；一權者，威福也。天子失德于權，其極不能建；而其

結果：八政不治；五行五紀失其敘；五事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稽疑不得其中；庶徵變咎徵，風雨寒暑不得其和；遂現六極。

反之：皇建其極；五行五事，八政五紀咸得其敘，稽疑中，休徵至，遂斂五福，得錫世民；然則萬民于天時人事得福得禍，一關於天子；而天子何以能去萬民之禍（六極）而使招福（五福）？一敬以五事，二農用八政，三協用五紀，四建用皇極，五治用三德，六明用稽疑，七驗以庶徵，八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故天子者，動靜行爲之間，天時人事皆生變動：或因人事感應于天時；或從天時影響于人時；而最終之結果，不外萬民之禍福。萬民得福，天子安其位；萬民獲禍，天子不能安其位；而天子之能安其位與否

？由天子能自建其極與否？畢竟萬民之向背，不過皇極之反響而已。此卽吾國最古之哲學也。

(六) 書經與文學

尚書不獨爲我國可貴之史書，卽文學上之價值，亦極顯著；蓋其文辭，大都雄渾正大；而各時代文辭上特色，尤爲判然各異：如夏政尙忠，其文辭多雄渾，觀禹貢一篇，卽可以知之；殷政尙質，其文辭多簡明，觀盤庚一篇，可以知之；周政尙文，故其文辭簡明而多婉曲丁寧之意，觀牧誓一篇，可以知之。揚子雲言：「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而韓昌黎亦云：「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此蓋北方人種之莊重且尊嚴之特性，不自覺而流露于文辭間耳。至後世之學尚書體者：如韓昌黎之平淮西碑，則脫胎于堯典舜典；（李商

隱語）而諸葛孔明之出師表，則頗與伊訓，咸有一德二篇相似也。

第三節 詩經

(一) 詩經之要旨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林西仲曰：「舜與皋陶之賡歌，爲三百篇之權輿。」蓋自虞夏以降，咸有采詩之官：如夏有遘人，商有太師；周天子五年一巡狩，設采風之官，以觀民之風俗；故自虞夏以至於周，古詩凡三千餘篇矣。春秋之時，孔子據三千餘篇，去其重者，取可施於禮義者，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又承其祖正考父之學；故敘商頌五篇，周詩三百六篇，其小雅笙詩六篇，本有聲無辭，共得三百五篇，後人以其六篇之辭亡，而補之者非也。但普通所稱，則以爲孔子刪

殷周之詩，定爲三百一十篇（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之傳于子夏，至漢興而有三家詩：曰齊詩，曰韓詩，曰魯詩。三家並立博士。又荀卿以詩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並齊，韓，魯共有四家，今惟毛詩章句具存，三家詩具亡，後雖有掇拾之者，其義不能什一焉。

夫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蓋情動於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_也長歌之；永歌之而清濁高下，自分節奏，詩卽于是乎出矣。是以古以溫柔敦厚爲詩之教；及孔子定詩三百篇，而又總其義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嘗教人學詩，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子夏謂：『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道，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國語申叔時曰：「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蓋詩爲北方人種之產物，且完全由實際之傾向而起，故具有如是之性質也。

(二) 詩經之六義

詩有六義，「風」「雅」「頌」「比」「興」「賦」是也。前三者乃詩之種類，後三者乃詩之體例，茲分述之：

(甲) 詩之種類

一 風 風多出於里巷之歌謠，所謂男女相與歌詠各言其情者也。

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得性情之中正；故其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因之二篇爲「正風」；「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

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于此焉變矣，是曰「變風」。

2、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詩大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天下之風者謂之雅。」蓋雅者，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夫正有小大，故雅有大雅小雅。而嚴氏燦（字垣叔宋人）則曰純乎雅之體爲大雅，雜乎風之體爲小雅，此二說蓋皆得之。雅又有正變之不同；「正雅」成于成周盛時天子諸侯會朝燕享之樂歌，「變雅」作于幽厲之世，爲賢人君子憂時病俗之所爲，然怨而不怒，哀而思，憂傷嗟悼之餘，仍不失溫柔敦厚之旨也。

3、頌 頌者，宗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頌卽古容字）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周頌之後，有魯頌商頌者：以魯爲周公長子

伯禽封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于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于是有魯頌；武王封微子啓于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故有商頌。

(乙) 詩之體例

1、賦 賦者，敷陳其事，直言者也。如小雅彼都人士篇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係賦體也。

2、興 興者，以彼物引起此物，所謂借物託興是也。如周南關雎篇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乃興體也。

3、比 比者，通首皆用比意者也。如衛風綠衣篇云：「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此乃比體也。

(三) 詩經之篇目

(甲) 國風

1. 周南 周南之國十一篇
2. 召南 召南之國十四篇
3. 邶 邶國十九篇
4. 鄘 鄘國十篇
5. 衛 衛國十篇
6. 王 王國十篇
7. 鄭 鄭國二十一篇
8. 齊 齊國十一篇
9. 魏 魏國七篇

- 10、唐唐國十二篇
- 11、秦秦國十篇
- 12、陳陳國十篇
- 13、檜檜國四篇
- 14、曹曹國四篇
- 15、豳豳國七篇

(乙) 小雅

- 1、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
- 2、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
- 3、彤弓之什十篇
- 4、祈父之什十篇

5、小旻之什 十篇

6、北山之什 十篇

7、桑扈之什 十篇

8、都人士之什 十篇

(丙)
大雅

1、文王之什 十篇

2、生民之什 十篇

3、蕩之什 十一篇

(丁)
頌

1、周頌清廟之什 十篇

2、周頌臣工之什 十篇

3、周頌閔予小子三篇 十一篇

4、魯頌 四篇

5、商頌 五篇

(四)詩式

觀三百篇之詩，雖多以四言爲一句，然亦非必以是爲規定也。蓋有三言，有五言，有六言，有七言，有八言，卽九言之長，亦有之。如「振振鷺，鷺于飛，」三言也；於漢之郊廟之歌，多用之。「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五言也；俳諧倡樂多用之。「我姑酌彼金罍，」六言也；樂府亦用之。「交交黃鳥止于桑，」七言也；俳諧倡樂用之。「胡瞻爾庭有縣貆兮，」「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八言也，「洵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九言也；此卽後世詩式之起源也。

第四節 春秋

(一) 春秋之要旨

古者，右史記事，是爲春秋。案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曰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致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尙書同時。杜預春秋左氏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書之於簡牘。其在楚謂之檇杙，在晉謂之乘，在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依孟子語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孔子思存前聖之業，乃取魯之

舊史，自隱公元年起，至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止，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實，擇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者，一一刊而正之。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其間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文成數萬，其指數千。驟觀之，全書之斟酌去取，似有不容一定者。要之貶者貶，褒者褒，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以成是非之公，以當一王之法，則聖人秉筆之微意所在，中有不容一字增損者；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

(二) 三傳之區別

孔子作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有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

也。魯君子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乃論本事而爲作傳，博綜羣籍；凡檮杌記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莫不畢覩；

見劉知幾史通

故

其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莫不旁搜遠搜，廣記而備言之，足令學者原始要終，終其枝葉，究其所窮也。迨後乃有公羊，穀梁口耳相傳之學。公羊子名高，穀梁子名俶，一名赤，二人皆受業于子夏，各以所得春秋之義，口授弟子，輾轉相傳，至于漢乃著之竹帛，著者仍題其親師，因曰公羊傳，穀梁傳，見徐彥公羊傳疏實則非公，穀二人自作也。范寧春秋穀梁傳集解序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婉而清，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然三傳之中：惟左氏親與孔子觀書于太史氏，故所得者多史官之簡書；公，穀不獲親見聖人；又其弟子屢經口授，故所述者，不

免傳聞之異詞；是則三傳之中，左氏或尤優于公，穀乎？要之左氏爲記載之傳，以史事爲主，公，穀爲訓詁之傳，以釋經爲主，此三傳之大較也。（除左傳公，穀以外，尙有鄒夾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三）春秋之篇目

春秋分年紀事，上自隱公元年，下訖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中間凡經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所謂十二公者：

- | | |
|------|------|
| 1 隱公 | 2 桓公 |
| 3 莊公 | 4 閔公 |
| 5 僖公 | 6 文公 |
| 7 宣公 | 8 成公 |

9 襄公

10 昭公

11 定公

12 哀公

茲錄三傳西狩獲麟各一首，以相比較：

（經）西狩獲麟哀公十四年

（左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

！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穀梁傳）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第五節 禮經附樂經

（一）禮經之要旨

上古之時，社會蒙昧，聖王既作，本習俗以定禮文；故唐虞之時：以天，地，人爲「三禮」；以吉，凶，軍，賓，嘉爲「五禮」。（見虞書注）降及夏殷，咸有增損，是爲禮經之始。周時禮經掌于宗伯，周公又作周官經，以明六官之職守（漢何休疑周禮作于六國時，宋儒亦多疑之；惟漢劉歆，鄭玄信爲周公致太平之書。今從劉，鄭二家之說。）孔子觀三代損益之禮，乃訂正禮記。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又曰：「吾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則孔子以周禮爲備，故曰「吾從周。」夫禮經雖出孔氏，然記者非一人，上自夏商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好古君子，頗有各就見聞以記之者；蓋我國本禮教之邦，古聖王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者，莫先乎禮，故禮經一書，自古卽行重視者也。

夫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蓋禮：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性；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達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可得而正也。『此言禮本于天地，而爲人之所不可缺。』禮記又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俛俛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又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則禮非徒尙其文，又必有其本矣。」觀此可知禮者

，人固無時無地可去矣。

(二) 三禮之區別

按禮經十七篇，即儀禮也。然周公之遺，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刪定，或並不及此數，且有所增補；故士喪禮爲孔子所書。而太史公亦謂言禮自孔氏也。賈公彥儀禮疏曰：「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儀禮疏曰：「周禮言周不言儀，儀禮言儀不言周；既同是周公攝政六年所制，題號不同者：周禮取別夏殷，故言周；儀禮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故篇中有一「醺用酒」及「商祝」「夏祝」，是兼夏，殷禮也。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禮儀指周禮三百六十官，舉其成數，威儀指儀禮也。後世以儀禮，周禮，（即周官經）禮記（小戴禮）

三者，並號三禮。而樂經散失以後，只存樂記一篇，又以之并入禮經中；故今禮記中有樂記一篇也。茲將三禮之內容，分述于下：

1. 戴記（即禮記）。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也。

2. 周禮。漢河間獻王始得之于李氏，失冬官一篇，補以考工記，劉歆校理，始得著錄，名曰周官經，江左曰周官禮，唐始入于周書，其

書世儒多疑之；然劉歆鄭玄，則以爲周公致太平之書也。

3、儀禮·有二本；傳于高堂生者爲今文，魯共王壞孔子宅，得之于壁中者爲古文。東漢鄭玄始合二本爲一，卽今所傳本是也。書中爲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文王，周公之法度，粗在于是矣。

(三) 禮經之篇目

(甲) 周禮之篇目

- | | |
|----------|----------------|
| 1、天官冢宰第一 |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
| 2、地官司徒第二 | 司徒掌邦教，布五典，安兆民。 |
| 3、春官宗伯第三 |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
| 4、夏官司馬第四 |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
| 5、秋官司寇第五 |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

6、冬官司空第六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漢以前司空篇已亡失，後有人徵集舊典，錄三十工，以爲考工記，卽今之冬官考工記也。

(乙) 儀禮之篇目

- | | |
|-----------|-----------|
| 1、士冠禮第一 | 2、士昏禮第二 |
| 3、士相見禮第三 | 4、鄉飲酒禮第四 |
| 5、鄉射禮第五 | 6、燕禮第六 |
| 7、大射第七 | 8、聘禮第八 |
| 9、公食大夫禮第九 | 10、覲禮第十 |
| 11、喪服第十一 | 12、士喪禮第十二 |
| 13、既夕禮第十三 | 14、士虞禮第十四 |

15、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17、有司徹第十七

(丙) 禮記之篇目

1、曲禮

3、王制

5、曾子問

7、禮運

9、郊特牲

11、玉藻

13、喪服小記

15、少儀

16、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2、檀弓

4、月令

6、文王世子

8、禮器

10、內則

12、明堂位

14、大傳

16、學記

17、樂記
19、喪大記
21、祭義
23、經解
25、仲尼燕居
27、坊記
29、表記
31、奔喪
33、服問
35、三年問
37、投壺

18、雜記
20、祭法
22、祭統
24、哀公問
26、孔子閒居
28、中庸
30、緇衣
32、問喪
34、閒傳
36、深衣
38、儒行

39、大學

40、冠義

41、昏義

42、鄉飲酒義

43、射義

44、燕義

45、聘義

46、喪服四制

禮經一書：涉于制度者十之七八，屬於義理者，除學，庸外，則以禮運，禮器，表記，坊記，樂記，學記諸篇爲最精；而文王世子，及學記則言教育，曲禮，內則，少儀，玉藻諸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以及接人，應物，居處，執事，至纖至悉，亦不可不擇而讀之也。

附 樂經

樂舞始於葛天氏，（呂氏春秋大樂篇）而伏羲，神農，咸有樂名。（

絃）至于黃帝時，發明「六律」「五音」之用。（呂氏春秋古樂篇）虞舜命夔典樂，而帝王易姓受命，咸作樂以示功成。（樂緯及樂記語）故音樂之技，代有興作。至於周代，樂掌于大司樂，東遷以後，禮樂崩壞，孔子反魯以後，播以絃歌，然後樂政。至于漢時，樂經久已散失，河間獻王與諸生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成帝時王禹獻二十四卷入祕府，其書遂亡，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豈獻王所采者事，而向所陳者義，故不同歟？今斷取十篇合爲一篇，卽今禮記中之樂記篇是也。

第六節 論語附孟子學庸

(一) 論語之要旨

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皆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然則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以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採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也。

正義曰：「論者：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綸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羣賢集定，故曰撰也。」又曰：「鄭玄周禮注云：『答述曰語。』以此書所載皆仲尼應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非妄謬也。」或曰：「論，綸

也。言得倫理謂之論，凡與人言謂之語。「觀上數說，可知論語之要旨矣。蓋論語爲記孔子言行之書，實儒家之祕要，道義之準的也。」

(二) 論語之種類

論語有魯論，齊論，古論三種。魯論二十篇；齊論視魯論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于魯論；古論者，出孔子壁中，分子張爲二篇，其一篇名從政，故有二十一篇，次第與齊，魯論同。三論至鄭康成始合爲一，凡二十篇，卽今定本也。

(三) 論語之篇目

論語凡二十篇，其中自論道，論學，論政，論人，論教人，以及夫子舉止，容貌，飲食，衣服之細，無不備記，其言和平中正，一準以純粹之理，不敢矯情立異，發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蓋恐言之或有所偏

，天下後世將有竊我之說以爲不義者矣；故慎之又慎：有不言者，（如怪力亂神）有罕言者，（如利與命與仁）而其所言者，皆確然不可易者矣。茲將其二十篇之篇目，分列于後：

- | | |
|-----------|----------|
| 1、學而第一 | 2、爲政第二 |
| 3、八佾第三 | 4、里仁第四 |
| 5、公冶長第五 | 6、雍也第六 |
| 7、述而第七 | 8、泰伯第八 |
| 9、子罕第九 | 10、鄉黨第十 |
| 11、先進第十一 | 13、顏淵第十二 |
| 12、子路第十三 | 14、憲問第十四 |
| 15、衛靈公第十五 | 16、季氏第十六 |

17、陽貨第十七

18、微子第十八

19、子張第十九

20、堯曰第二十

(四) 論語之哲學

1、仁說 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又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此孔子論仁之旨也。

2、性說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又曰：「有教無類。」又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此孔子論性之說也。

3、德治論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又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孔子之「德治主義」也。

4. 忠恕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過。」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又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社會之倫理，莫大于忠恕，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持躬接物之道，盡於是已。

5. 孝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又曰：「事父母幾諫。」

又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此孔子孝弟之說也。

6、五倫及五常 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謂之「五倫」；「仁，義，禮，智，信爲「五常」；「論語中言之者頗多，蓋「五倫」「五常」，「孔子之教義也。」

附 孟子

孟子一書，乃孟子歷遊梁，齊，宋，滕諸國後，道不行，退而與弟子萬章之徒，記其游諸侯及與時人問答之語，爲孟子七篇；又有外書四篇，蓋依託也。所謂孟子七篇，卽：

1、梁惠王

2、公孫丑

3、滕文公

4、離婁

5、萬章

6、告子

7. 盡心

孟子學說，多秉古先之訓，然亦多創見，茲將其學說分而述之：

1. 性善論 如曰：人心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又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正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此孟子論性之說也。

2. 仁義說 如對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又如「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此孟子仁義之說也。

3. 養氣說 孟子之說養氣，有存夜氣與養浩然之氣之二說。養夜氣者，氣之靜者也，消極之養也；養浩氣者，氣之動者也，積極之氣也。

公孫丑養氣章言之
頗詳，可參看之。

4 先天良心說 如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赤子心中，已具仁義之端，能保其赤子之心而充之，是仁義而已矣。故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即孟子先天良心之說也。

附 大學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全書大要，言學之所以成己，成物，分殊而理一，其大要總在止于至善一語。書凡經一章，傳十章。經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蓋自周道衰微，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孔子取先王之法，

以傳後世。教其子弟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小學之教既盡，乃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即大學之教也。三千子弟，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于是爲傳義，以發其意。孔子沒而其傳泯，書雖存而知者鮮矣。戴聖刪古禮記，以大學附于小戴禮記中，定爲禮記第四十二篇，宋程朱出，始與中庸篇同時表而出之，別爲一書，使與論，孟相配，謂之四子書。茲將大學中之三綱，八條目分述于下：

三綱領

1、明德

2、親民

3、止至善

八條目

1. 格物

2. 致知

3. 誠意

4. 正心

5. 修身

6. 齊家

7. 治國

8. 平天下

附 中庸

中庸者，子思憂道學之失傳，作之以昭明聖祖之道也。蓋中庸一書，記中和之爲用，孔門傳授之心法也；故子思筆之于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事，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故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也。蓋此書爲聖賢純正之學說，發揮哲理之閫奧者也。全書凡分十九章，本爲禮記第三十一篇，茲錄天命章于下：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第七節 孝經

(一) 孝經之要旨

古者，以孝經爲孔子所述作，其後乃多異說。孝經鉤命訣曰：『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蓋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漢書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僞孔安國孝經序，以孝經爲曾子作；宋司馬光以爲孔子與曾子論孝，而門人筆之；胡寅則以爲曾子之門人

所作。晁公武及明丘濬等從之；要此皆後人臆說，無其明證，仍當爲孔氏之遺書耳。故孝經注疏序云：「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爲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于曾子。」秦火以後，有古今文之分，注疏亦各不同，唐玄宗用今文自作注解，頒行天下，卽今所傳之孝經也。

夫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故漢書藝文志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孝經注疏序曰：「孔子定禮樂，刪詩書，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守其行，知其行者，守其法。」蓋吾國向重孝道，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故後世君民，咸以孝行爲重，而孝經則言孝之專書也。

(二)孝經之篇目

今文孝經一篇，十八章。有鄭玄註。古文孝經得于孔氏壁，字皆蝌蚪文，與今文出入甚多也。茲將孝經之內容章名，分列于後：

1、開宗明義章

2、天子章

3、諸侯章

4、卿大夫章

5、士章

6、庶人章

7、三才章

8、孝治章

9、聖治章

10、紀孝行章

11、五刑章

12、廣要道章

13、廣至德章

14、廣揚明章

15、諫諍章

16、感應章

17、事君章

18、喪親章

第八節 爾雅

(一) 爾雅之要旨

案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稱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則爾雅之來遠矣；然不云爾雅爲誰所作。據張揖進廣雅表，稱周公著爾雅一篇（案經典釋文以揖所稱一篇爲釋詁）今俗所傳釋言以下各篇：（漢時分三卷，凡三篇，今分爲十九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疑莫能明也。或謂爾雅在毛公以前，其文猶略，至鄭康成時則加詳；至作書之人，則無確定指爲何人。大抵此書爲小學家綴輯舊文，遞相增益而成，周公，孔子，皆依託之詞，觀釋地有鸛鸛，釋鳥又有鸛鸛，同文複出，知非纂自一手也明

矣。

總之爾雅者，所以訓釋五經，辨章同異，實九經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博覽而不惑者也。所謂爾者，近也，雅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蓋爾雅之爲書，文約而義固，其陳道也，精研而無誤，真九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也。

(二)爾雅之篇目

1、釋詁第一

2、釋言第二

3、釋訓第三

4、釋親第四

5、釋宮第五

6、釋器第六

7、釋樂第七

8、釋天第八

9、釋地第九

10、釋丘第十

11、釋山第十一

12、釋水第十二

13、釋草第十三

14、釋木第十四

15、釋蟲第十五

16、釋魚第十六

17、釋鳥第十七

18、釋獸第十八

19、釋畜第十九

第三章 經學之派別

第一節 孔門子弟經學之傳統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子弟，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章實齋云：「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古人未當舍政而言教，故孔子之門，偉然皆有用之才；孔子年三十，弟子始進，其後稍益衆，自遠方來著籍者三千人，自顏淵以下七十有二人稱于

時。」由此可知孔子刪訂六經以後，其傳授及門弟子也，各有專書，茲就六經之傳統，分述於下：

一、易經 易經由孔子授商瞿（唐以來有偽子夏傳，而子夏名卜商，遂誤商瞿爲子夏，故後儒有子夏傳易之謬說。）再傳而爲子弓，復三傳而爲田何。（見史記）此「易學」之傳統也。

二、書經 書經由孔子授漆雕開，然師說無傳，惟孔氏則世傳其說，凡九傳而至孔鮒，（見孔叢子）此「書學」之傳統也。

三、詩經 詩經之學，由孔子授子夏，六傳而至荀卿，荀卿以之授浮邱伯及毛亨。浮邱伯爲魯詩之祖，毛亨爲毛詩之祖，此「詩學」之傳統也。

四、春秋 春秋之學，自左邱明作傳，六傳而至荀卿，荀卿以之傳授張

蒼，是爲「左氏學」之祖。（見劉向別錄）公羊傳及穀梁傳，咸爲子夏所傳：公羊由子夏授公羊高，公羊氏世傳其學，五傳而至胡毋生，是爲「公羊學」之祖。（見戴弘序）穀梁傳由子夏授穀梁赤，（見風俗通）穀梁赤以之授荀卿，復由荀卿授申公，是爲「穀梁學」之祖。此「春秋學」之傳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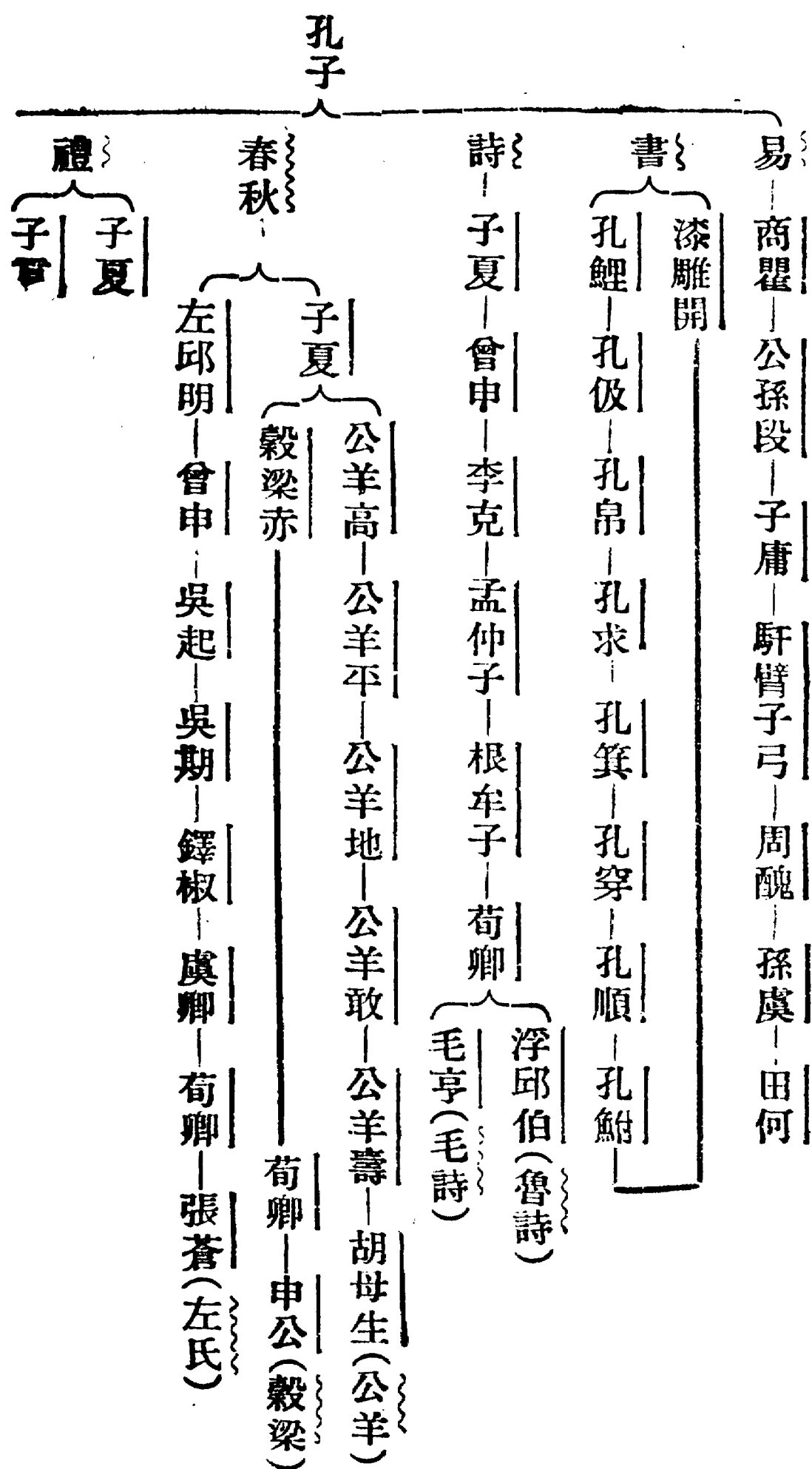
五禮經 孔門子弟，如曾子，子游，孺悲等，皆深于禮。六國之時，傳禮經者，復有公孫尼子，青史氏，王氏諸人。（見漢書藝文志）而孔門弟子，復爲禮經作記，（如子夏作喪服記）又雜采古代記禮之書，以及孔子論禮之言，依類排列，薈萃成書；（即今大戴禮及小戴禮是）而子思作中庸，七十子之徒作大學（見汪中說）咸附列于禮經之中，此孔門「禮學」之傳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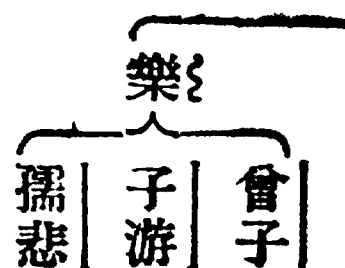
六樂經 孔門子弟，如子夏，子貢皆深于樂；（見禮記樂記篇）惟當世學者，溺于墨子非樂之說，致戰國之時，治樂經者益尠，此樂經之所以失傳也。

孔門六經之傳統，大概如上之所述。而子夏之徒，又賡續爾雅，以釋六藝之言；鄒人孟軻，受業於子思，通五經之學，而尤於長詩，書；周游各國以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故當時鄒，魯之民，咸彬彬向學，身習六經之文，迄于周末，其風未衰；而魯國復置博士，以六經爲學官。魏文侯受業于子夏，復爲博士置弟子；至於秦代，立博士之官，禁民間私習六經，焚書坑儒以後，惟易爲卜筮之書，得以幸存，其餘則或出于灰燼屋壁之中，或出於老師宿儒之口，至後世遂有今文，古今之分，眞書，僞書之辨，此則研

究經學者所不可不知也。

孔門弟子六經傳統表





第二節 兩漢經學之派別

秦世皇焚書坑儒，六經付之一炬，然當時尙有博士職詩，書；及漢興，秦博士猶有存者，故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歸之。（孔甲一名鮒，字子魚，秦并天下，召鮒爲文通君，拜少傅。李斯議燔書，鮒乃亡去，隱嵩山中，至是歸陳涉，今傳孔叢子，署名鮒撰，多記孔氏遺事，或云後人所依託也。）漢王卽位，叔孫通亦秦博士，爲漢制禮儀；張蒼亦秦博士，定律令；而民間修博士遺業者多存。惠帝四年，除挾書之禁，武帝崇尙儒學，立五經博士，自是以後，經術大盛。

，傳學受業，各有專家，茲分述于下：

一、易經 易經自孔子後傳至商瞿，漢初田何亦傳其作，何以之授王同，丁寬，周王孫三人；而楊何受業于王同，復由楊何授司馬談京房；（另一京房，武帝時人）丁寬治田氏易，復從周王孫問古義，以授田王孫；田王孫以之授施讐，孟喜，易遂有一施，孟之學。」
梁邱賀本從京房受易，後又師事田王孫，參合丁寬，王同之說，由是易遂有一梁邱之學。」

京房（字君明，元帝時人）之學，出于焦延壽，延壽之學，出于孟喜，顧京房之說易，專重卜筮，長于災異，是爲「京氏之學。」
以上施，孟，梁邱，京氏四家，于西漢時皆立于學官，爲「齊學」之別派，所謂易之「今文」是也。

當時民間所私傳者，則有一費氏之學。」費氏易出于費直，爲章句四卷，以彖，象，繫辭，文言說上下經，長于卦筮，亡章句，字皆古文。及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因推爲古文家。當東漢時，陳元，馬融，荀爽，咸傳費氏易，鄭玄亦由京氏易而習費氏易，且作易注，是爲易之一古文學。」

易之古文學除費氏外，尙有高氏。高氏易出于高相，與費直同時。漢書儒林傳云：「沛人高相治易與費公同時，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于丁將軍。」按丁氏（丁寬）說易，凡三萬言，訓詁舉大意而已，今小章句也；而高氏則專言陰陽災異，絕然不同，殆與孟喜之託言傳自田生，同一假託之辭也。

以上費氏，高氏，亦「齊學」之別派，皆未立于學官；然民間私傳，未嘗衰也。迨東漢之時：劉昆，劉軼，景鸞傳施氏易；洼丹，鮐陽鴻，任安傳孟氏易；范升，楊政，張興，張舫傳梁邱氏易；陳元，鄭衆，馬融，荀爽傳費氏易；鄭玄先京而後費；而虞光世傳孟氏易，五傳而至虞翻，有虞氏之注，是爲西漢「易學」之支流；此外則有韓氏易，乃始于韓嬰；有白氏易，乃始于白子支，惜兩派學說，未能完備，故後世無傳之也。

二、書經 書經自秦火後已亡，濟南伏生口述二十篇，傳于鼂錯，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又授歐陽生之子，歐陽氏世傳其業，至于曾孫歐陽高爲博士，是謂尙書「歐陽氏之學。」張生又別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授族子勝，勝又授族

子建，于是又有「大小夏侯之學。」（勝爲大夏侯，建爲小夏侯。）

以上歐陽氏，大小夏侯氏三家，咸立于學官，乃尙書中之「齊學」，所謂今文尙書是也。但大小夏侯所傳爲二十九篇，乃沿伏生舊本也；歐陽所傳，則分太誓爲三篇，共三十一篇。（王鳴盛語）而大小夏侯兩派，又微有不同：如勝非建爲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以爲學疏略，難以應敵。于此可見兩派學說之不同也。及東漢之時，歐陽氏世爲帝師，故歐陽氏之學，於東漢爲最盛。

魯恭王破孔子舊宅，於壁中得蝌蚪文尙書，凡十六篇，孔安國得之，以考二十九篇，多十六篇，獻于朝廷，遭巫蠱事，未得列于學官，傳其學者，有都尉朝，膠東庸生，五傳而至桑欽，而劉歆亦崇信

其書，及東漢時，賈逵，孔僖，世傳古文之學，尹咸，周防，周磐，楊倫，張楷，孫期，亦習古文，是爲古文尙書，乃尙書中之一魯學」也。

又有扶風杜林，得西州漆書古文，以授衛弘，徐巡，而馬融亦傳其學；鄭玄初從張恭祖受古文尙書，既又游馬融之，兼通杜林漆書，故馬傳鄭注，皆以漆書解今文二十八篇。後人（清魏源）有以杜林漆書爲僞，並疑及馬傳鄭注，則似過慮矣。（按僞古文百二篇出于西漢東萊張霸，僞孔傳出于東晉梅賾。）

三、詩經 詩經于漢世有魯詩，齊詩，韓詩，毛詩之別。魯詩出于魯申培公，而申公之學，受諸浮邱伯，伯乃荀卿弟子，而荀卿爲子夏五傳弟子，故魯詩源出于夏。申公以之授江公，許生，孔安國；而江

公復以之授韋賢，賢傳子玄成；許生以之授王式，式復以授張長安，薛廣德；長安之學，再傳而爲許晏，王扶；廣德之學，傳于龔勝，龔舍；而劉向，包咸，李峻諸人，亦咸治魯詩，是爲「魯詩之學」。

齊詩出于齊轅固生，景帝時爲博士，作詩傳，號曰齊詩。固授夏侯始昌，始昌授后蒼；漢書藝文志有齊后氏故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皆后蒼所傳述者；蒼授翼奉，奉上封事，稱述六情五際；與詩緯推度災記歷樞之語相符。此由於始昌引詩說陰陽災異之故也。同時從昌學詩者，有蕭望之，匡衡；師丹，滿昌，匡伯咸傳匡衡之學；張邯，皮容，馬援，復傳滿昌之學，徒衆尤盛，而景鸞，伏湛，伏恭，陳紀諸人，咸治齊詩，是爲「齊詩之學」。

韓詩出于燕韓嬰，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說頗與齊魯殊，然其歸一也。漢書藝文志有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皆韓生所傳，今存外傳六卷。韓詩之學，賁生及趙子受之，趙傳蔡誼，誼傳食子公，王吉，子公傳栗豐，豐傳張就，吉傳長孫順，順傳髮福，而薛漢，杜撫，張恭祖，侯包，並治韓詩，薛氏更爲韓詩作章句，是謂「韓詩之學。」

毛詩出于趙毛萇，釋文敘錄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詩草木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訓詁傳，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是可知毛詩之

出于毛公，確然無疑。漢書藝文志有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至今猶在焉。毛萇授貫長卿，四傳而爲謝曼卿，曼卿授衛弘，賈徽，徽傳子逵；而鄭衆，馬融，鄭玄，咸治毛詩；馬融作傳，鄭玄復爲毛公詩傳作箋，但鄭氏初從張恭祖學韓詩，故陳奐毛詩傳疏序云：「作箋間雜魯詩，並參以己意，不盡同毛義。」是爲「毛詩之學」以上齊，魯，韓，三家，於武帝時卽立于學官，毛詩至平帝時始立于學官。按詩因叶韻，易於記憶，當時並未失傳，本無今古文之分。毛氏所傳詩三百十一篇，比三家所傳多笙詩六篇；而所謂笙詩，則但有篇名。至毛詩所以列於「古文」，乃以立說不同之故；蓋毛氏說詩：關於事實者，與左傳相同；關於典章者，與周禮相同；關於訓詁者，與爾雅相同；（餘杭章氏語）故以古文目之也。

四春秋 春秋有公羊，穀梁，左，鄒，夾諸氏之傳，鄒氏傳十一卷無書，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故至王莽時，卽行失傳。

左氏春秋，由荀卿授張蒼，蒼授賈誼，誼爲左氏訓故，世傳其學，至其孫賈嘉，以傳貫公，貫公傳其子長卿，能修其學，以傳張敞，張禹；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傳賈護，護傳陳欽，而劉歆從尹咸，翟方進受業，以其學授鄭興，賈徽，興傳其子衆，徽傳其子達，興撰條例章句訓詁，衆作春秋刪，徽作條例，達作左氏解詁，又條奏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三十事。自是以後，馬融，穎容，咸習左氏之學；而延篤，彭汪，許淑，服虔，孔嘉之徒，並注解左氏；何休復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鄭康成作又鍼膏肓，發墨守，起廢疾，而左氏之說大行，是爲「左氏之

學。」

胡毋生治公羊春秋爲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皆傳于世。（今僅存繁露八十二篇）仲舒傳褚大，嬴公，呂步舒，嬴公授眭孟，孟授嚴彭祖，顏安樂，二人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後漢何休、墨守公羊之誼，復依胡毋生條例，作公羊解詁，言多怪誕，（當時有春秋爲漢制法之語）是爲「公羊之學」。

瑕丘江公受穀梁於申公，武帝時爲博士，使與董仲舒議，江公訥於口，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詔太子受公羊春秋，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二人能傳江公之學，廣授蔡千

秋，周慶，丁姓，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召千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甘露元年，召五經名儒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穀同異；望之，夏侯勝，韋賢，劉向等，並右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尹更始從蔡千秋受穀梁，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作章句十五卷，以授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及宣帝時，江公之孫爲博士，以其學授胡常，是爲「穀梁之學」。

以上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公羊屬「今文學」，左氏，穀梁屬「古文學」；「而公羊爲「齊學」，「穀梁爲「魯學」，「此漢代「春秋學」傳授之大略也。

五禮經 禮有儀禮，周禮，及大戴禮，小戴禮；漢初有高堂生者，傳士禮十七篇，卽今之儀禮也。蕭奮授孟卿，卿授后蒼，蒼說禮數萬

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以授聞人通漢，並授梁戴德，戴聖，沛慶普，德號大戴，聖號小戴，由是禮有一大小戴，慶氏之學。而鄭玄復爲士禮十七篇作注。

普授夏侯敬，數傳而至董鈞，曹充；充作章句辨難，傳其子褒，褒又作章句及通義，教授諸生千餘人，是爲「慶氏之學。」

古禮經出于魯淹中及孔氏，計古文禮五十六篇，記一百三十一篇，其十七篇（原作七十，今從劉敞語）與高堂生同，而文字多異。釋文敘云：「后蒼傳十七篇，所餘三十九篇，以付書館，名曰逸禮。」鄭康成向傳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禮記出自孔氏，傳自二戴；中庸爲子思所作，緇衣爲公孫尼子所作，而鄭康成謂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謂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漢初

，河間獻王得一百三十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校經籍，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載聖復刪大戴書，爲四十六篇，後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四十九篇；鄭玄治小戴禮，爲四十九篇作注。於是始與禮經並重。

河間獻王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卷，以考工記補之；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立周官經于學官，名爲周禮。歆以授杜子春，鄭興及其子衆都師之，而賈徽，賈逵，並作周禮解詁，衛弘，馬融，盧植，張恭祖皆治之；而馬融爲之作傳，鄭玄爲之作注，並稱爲周公致太平之書云。

以上所述周官經，及小戴禮，乃與禮經相輔之書，自鄭氏作三禮注，于是乃與禮經並稱爲三禮。

六論語 西漢時之論語，有魯論，齊論，古論之分。古論出于孔氏壁，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序與魯，齊論異，孔安國爲之傳，馬融爲之注。

齊論爲齊人所傳，共二十二篇，問王，知道兩篇，爲魯論所無，而其餘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王吉，宋畸，貢禹，五鹿充宗，以及膠東庸生，並傳之；而王陽獨以之名家。

魯人所傳者爲魯論，即今所傳篇次是也。凡二十篇，龔奮，夏侯建，夏侯勝，韋賢，賢子玄成，魯扶卿，蕭望之，張禹並傳之，皆名家。勝，禹皆有說二十一篇；禹本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王吉等受

齊論，刪問王，知道兩篇，所作章句最盛行；王吉傳其子駿，駿亦有說二十篇。東漢之時，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于學官；鄭玄亦受魯論，復參考齊論，古論，爲之作注；而何休亦注論語，多用齊論之說，此漢代論語傳授之大略也。

七、孟子學庸 漢文帝時，欲廣游學之路，孟子曾立博士之官，未久卽廢，然韓嬰，董仲舒，劉向，揚雄等，極稱述其書，雄復爲之作注；東漢之時，程曾爲孟子章句，趙岐亦爲孟子作章句，每章又有章旨，分爲十四卷，從此以後，高誘有正孟子章句，鄭玄，劉熙，綦毋邃等，俱注孟子，然未嘗尊孟子爲經也。

中庸，大學，自戴聖刪古禮記，附列于四十六篇中，爲小戴記之一，鄭玄諸儒咸注之。且以中庸爲讚聖論，定爲子思所作。西漢時董

仲舒作春秋繁露，頗多引中庸語；此時又有中庸說二篇，不知爲誰所作，然未嘗單行而別爲一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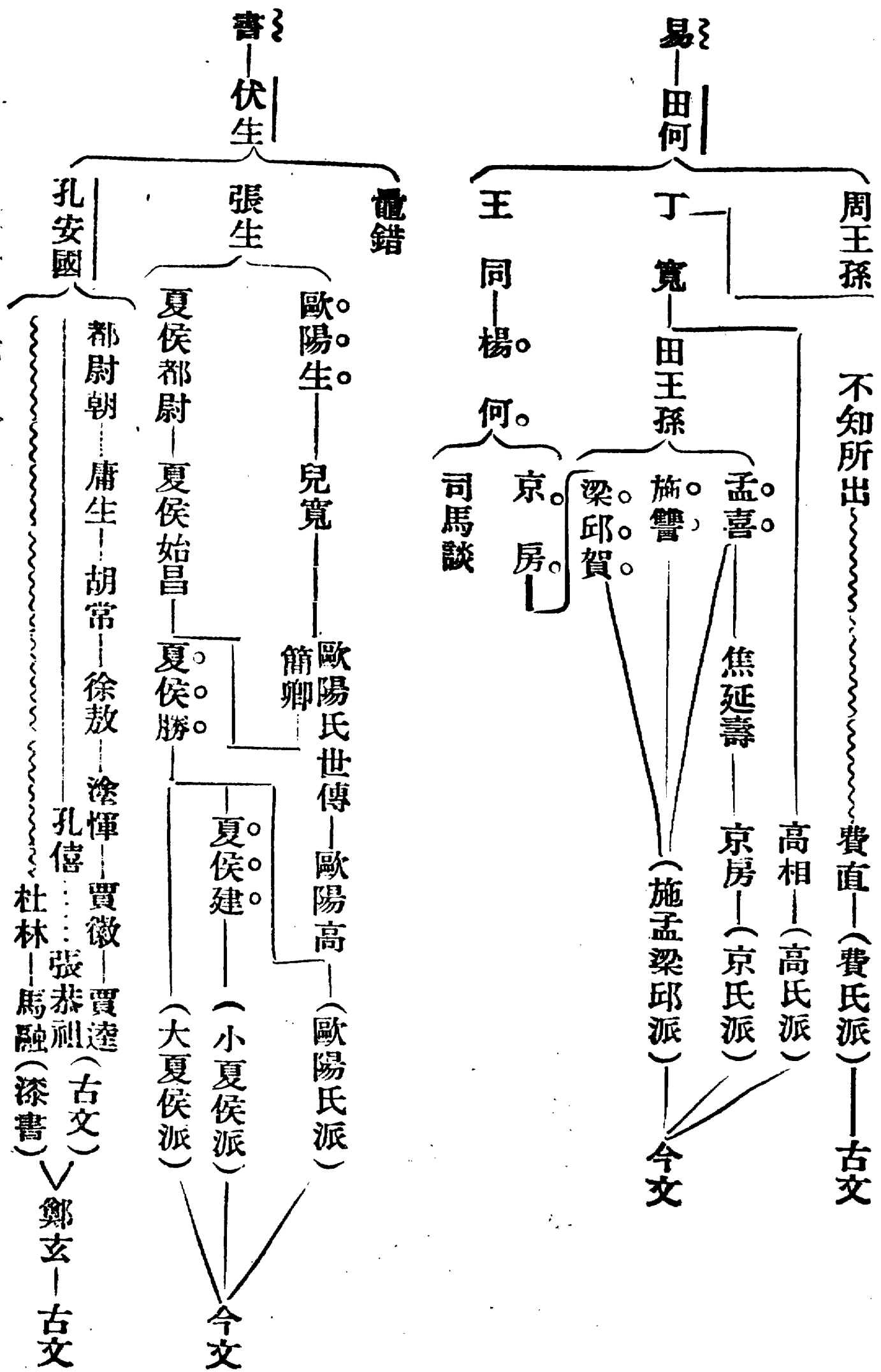
八、孝經 西漢之初，孝經有今古文之別，傳今文孝經者，始于顏芝，芝傳子貞，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安昌侯張禹，並傳今文，各自名家，均有說一篇，謂之「齊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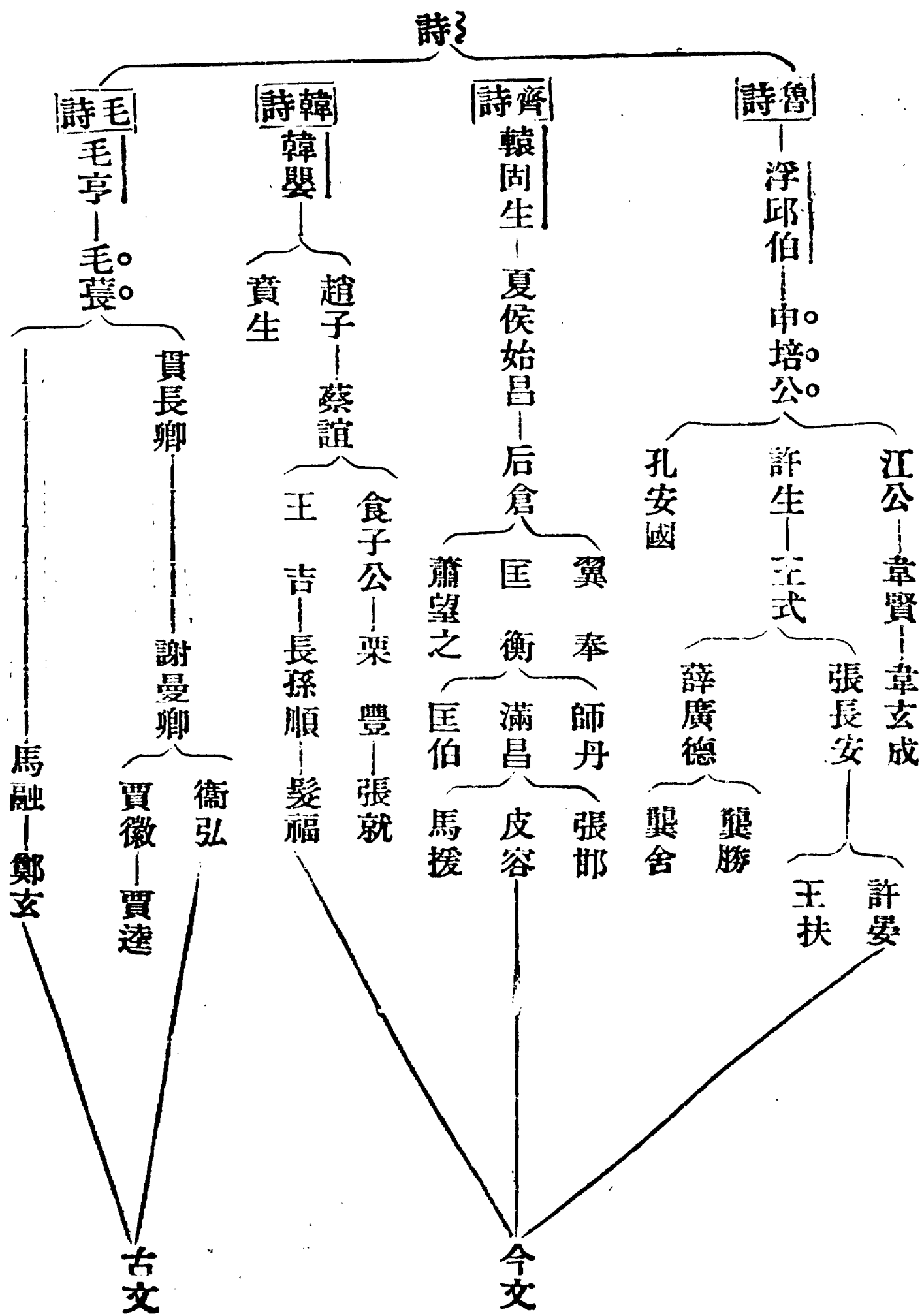
古文孝經出于孔氏壁中，孔安國得其書，與今文不同，後魯國三老獻之朝；劉向稱其字皆古文，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建武時，衛宏校核之；許慎學孔氏古文，其子冲撰其說，馬融亦爲之注，惜皆失傳；鄭玄亦注古文孝經，其書未成，至孫小同爲之補成，卽今所傳鄭注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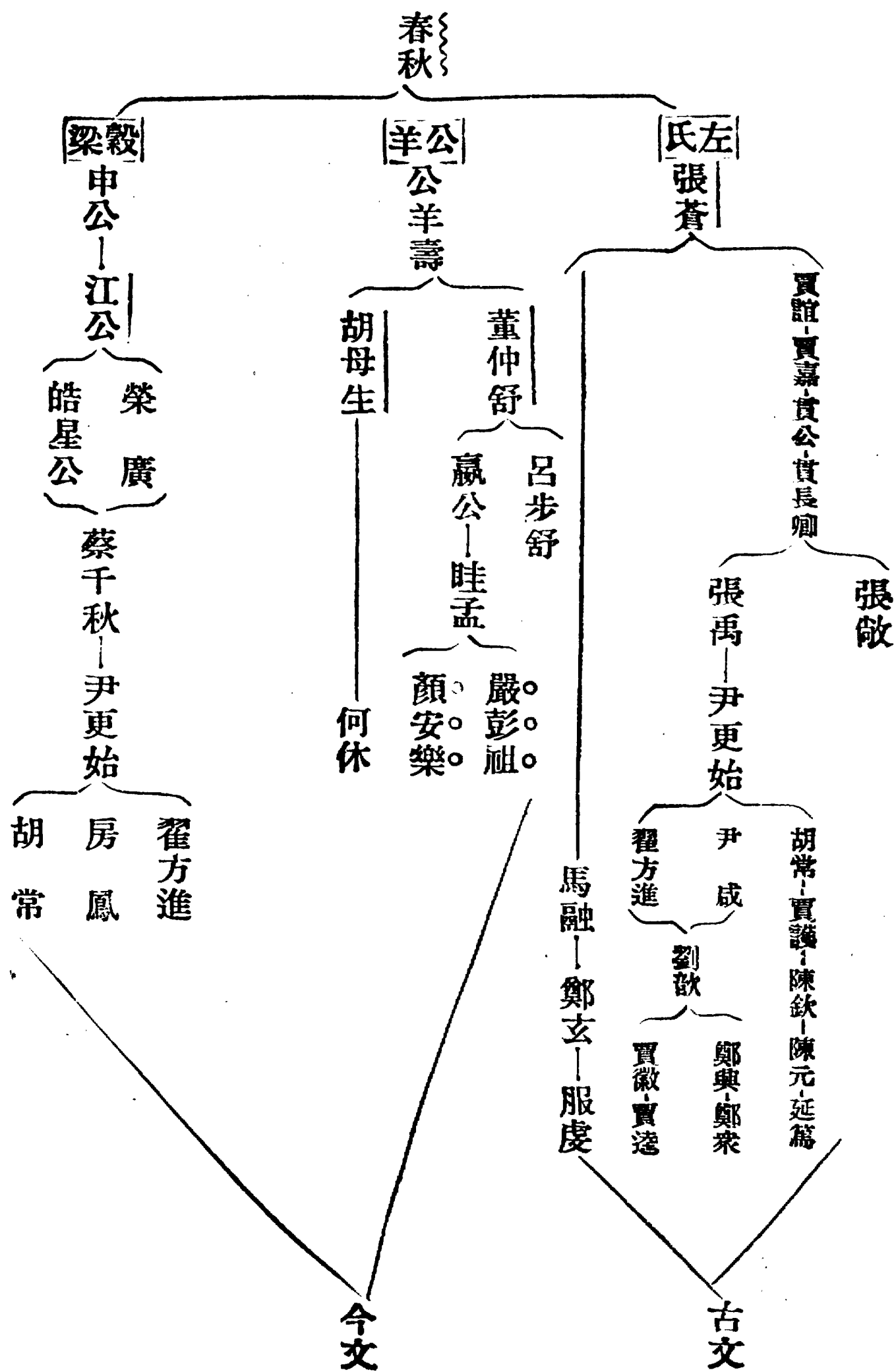
九爾雅 爾雅于文帝之時，與孟子同立博士，後罷。然先是叔孫通，梁文，咸有賡續也。武帝之時，有韃爲舍人，作爾雅注（舍人或謂是人名非官名）揚雄頗崇之，劉歆問業揚雄，亦爲爾雅作注，東漢之時，注爾雅者，有樊光，李巡，孫炎並作音義，鄭玄亦有注，但皆失傳。此外與爾雅相輔之書，則有三倉（李斯倉頡篇，揚雄訓纂篇，賈鮪滂喜篇謂之三倉）及孔鮒之小爾雅，揚雄之方言，許慎之說文，劉熙之釋名，呂忱之字林，惟皆屬於小學之範圍，非本篇所當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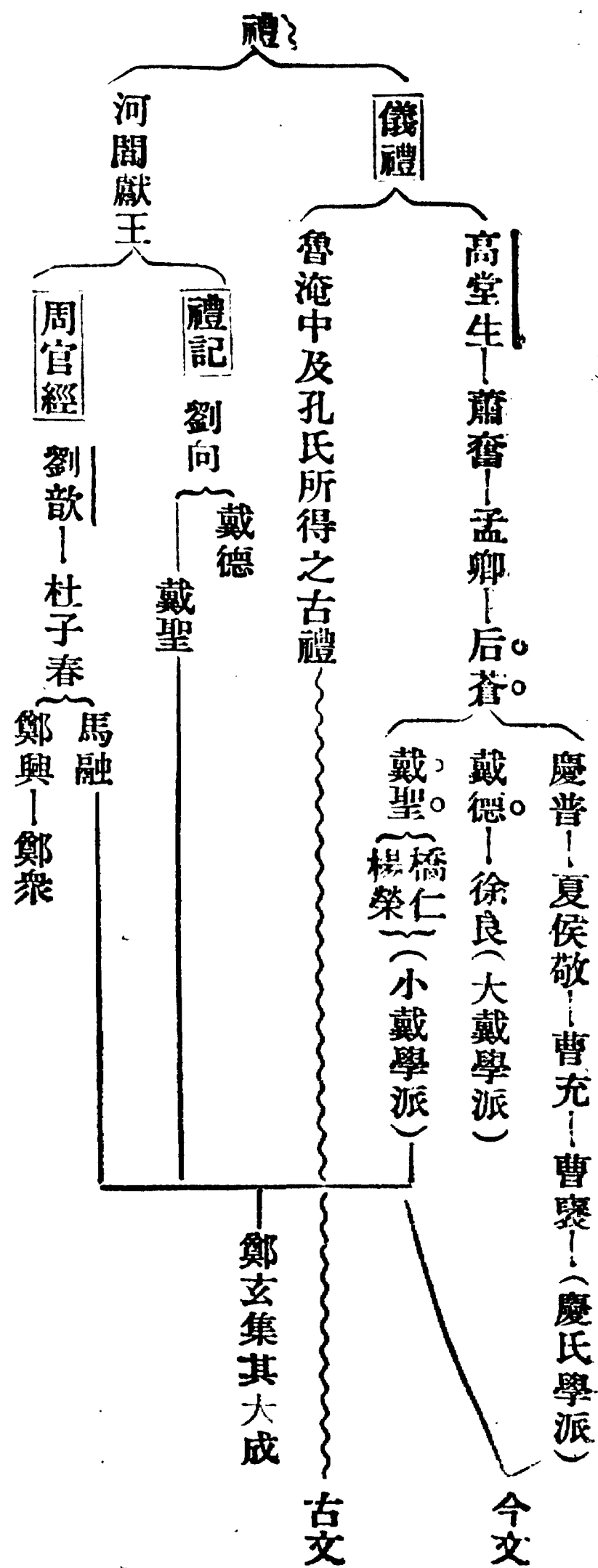
十兩漢經學派別表

甲表









【注】 有「——」符號者，為漢初第一本師，有「。」符號者，漢時立於學官。

兩漢經學派別，大概如上列各表；就其書傳于今者，再列簡表於下：

乙表

西漢經學派

今文

伏生(尙書大傳)

董仲舒(春秋繁露)

古文——河間獻王(毛詩 周禮)

(按伏、董之書，均出後人輯本；然唐以前較近人輯佚書，稍爲完整，特存此二家。)

今文——何休(公羊)

東漢經學派

古文——許慎(說文 五經異義)

(按說文兼採今文說，要其學則古文也。)(五經異義雖出後人輯本，然四庫書已著錄，故並採入。)

通學——鄭玄(毛詩箋 周禮

注 儀禮注 禮記注 鄭氏佚書)

(按兩漢經師皆分門戶，至鄭氏而集大成。)

第三節 三國時經學之派別

漢代治經，崇尙今文，至漢末三國之間，此風漸變；鄭康成今古文並重，而王肅則極端信崇古文，及三國之時，則今文家衰而古文家代興

矣。

一、易經 漢代易崇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三國時則崇鄭注。自魏王弼作易注，舍象數而言義理，復作易略例，周易繫詞，韓康伯補其缺，雜以老，莊之旨，于是與鄭注大異；（按鄭，王均主費氏，而費氏祇文字爲古文，二家各以己意註釋後，主張遂大不同。）而王朗亦作易傳，立于學官，蜀人李譔，更作古文易以攻鄭注。

二、書經 東漢末，說書者咸宗鄭注；鄭本稱爲古文家，但孔安國古本已失，而鄭本又未盡可靠；故魏王肅作尚書解，又僞作聖證論以攻鄭注；蜀儒李譔作尚書傳，虞翻在吳亦攻鄭注之失，王肅，皇甫謐之徒，以孔氏古文尚書已失，乃僞造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復僞作孔安國書傳，然不爲當世所崇也。

三、詩經 漢崇三家，三國時尙毛氏；當東漢末時，說詩者，咸宗毛，鄭，自魏王肅作詩解，述毛傳以攻鄭注，而蜀儒李譔，亦作毛詩傳與鄭箋立異。吳人陸璣作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詳于名物，於考古之功非細也。

四、春秋 漢時用公羊，三國時尙左氏；如魏王肅有左氏解，蜀李譔有左氏傳，於是公，穀之學大衰。

五、禮經 三國之時，治禮經者，有魏人王肅作三禮解，復作儀禮喪服傳，與鄭玄立說不同，蜀人李譔之三禮傳，亦與鄭玄立異。周禮於漢時未立於學官，至三國時始立入學官。

六、論語 東漢末時，說論語者，亦宗鄭注；魏人王肅作論語解，始與鄭注立異；而何晏諸人，雜采漢魏經師之說，成論說集解，篇次屈

一依魯論；雖去取多乖，而漢儒遺說，反賴以僅存，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七、孟子，學，庸 三國時學，庸尙附于禮記中；治孟子而因以成一家言者，則又未之見，茲略而不述。

八、孝經 三國時說孝經者，多宗鄭注，惟王肅則有孝經注，與鄭注不同。

九、爾雅 三國之時，注爾雅者，有王肅及謝氏，顧氏等。而樂安孫叔然爾雅注，則又與王肅所注不同。（案樂安孫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乃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張揖則作廣雅。

兩漢經術，有今古文之分，至鄭玄而混合；三國之時，今文盛而古文衰，王肅不好鄭氏，遂啓王、鄭之爭，殊不知鄭之注經，雜糅今古，而肅之攻鄭，雜糅益甚，是皆不知分別家法，各違其本；故漢師治經專門之例，一亂于鄭君，再亂于王肅，吾人所不可不知者也。

第四節 兩晉時經學之派別

西晉之時，漢、魏遺儒，通經者不少；至東晉時，則各置博士，然以崇尚清談之故，治經學之風，遠在漢、魏下焉。

一、易經 晉代經永嘉之亂，施、孟、梁邱，之易遂亡；當時惟有董景道治京房易，京房之學，得賴以存；而王弼之易，亦爲時尙所重。

二、書經 永嘉之亂時，歐陽，大小夏侯之義亡，孔氏古文，久已失傳，東晉之時，梅賾奏偽古文尙書，自稱得鄭冲，蘇愉之傳。（冲授

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晉代君臣，信僞爲真，立于學官，由是治尙書者，咸以僞孔傳爲主。

三、詩經 晉經永嘉之亂，齊詩淪亡，當時韓、魯之說，幾無人研究，惟黃景道兼治魯詩；而毛詩之學最盛。

四、春秋 晉時杜預作左傳注，乾沒賈，服之說，復作春秋釋例，亦多舛誤。京相璠作春秋土地名，均與漢人立說不同。

五、禮經 晉代說禮，多宗王肅；而鄭玄之三禮注，亦傳于世，惟偏于河北一帶耳。

六、論語 晉代之治論語者，有樂肇，蔡謨，衛瓘，范華等，江熙有論語集解，所列凡十三家，其大旨與何晏相同。

七、孟子 晉時綦毋邃有孟子注。

八、孝經

當東晉之時，鄭氏孝經注，盛行于河北。

九、爾雅

晉時郭璞作爾雅注，乃集衆說之大成，並作爾雅音義及爾雅

圖譜兩書。

第五節 南北朝時經學之派別

南北朝時：南朝專究經學者頗少，然通經者亦不乏其人；北朝經學較盛，則由于學校之興，然鄭玄及其他學者多北方人，亦與有力焉。

一、易經 河北盛行鄭易，後魏徐遵明以周易教授盧景裕，崔瑾，景裕傳權會，權會傳郭茂，故當時言易者，皆出郭茂之門；李鉉作周易義例，亦與郭氏之旨相同。惟河南青，徐之間，則間有崇奉王弼之注者。

江左盛行王注，立于學官；至南齊時，採陸澄之言；始鄭，王並重

，後又黜鄭崇王。梁，陳兩朝，鄭王並崇，說易之儒頗多，惟褚仲都之周易講疏，可謂集大成之作，但其說均宗王注，不無缺憾，而嚴植之治周易，則又力崇鄭注。

二、書經 鄭氏書注，行于河北，徐遵明以鄭學授李用仁，故當時治「書學」者，咸宗「鄭學」；「惟劉芳作尚書音，則用王肅之注也。南朝用僞古文尚書，至梁，陳時，鄭，孔並立；而姚方興又增加「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三十八字，僞造舜典孔傳一篇，自謂得之大航頭，其實妄自增益耳。當時惟范寧篤信今文，費彪復爲古文尚書作疏，此南朝「書學」派別不同之點也。

三、詩經 北朝盛行毛傳，鄭箋，通毛詩者，首推劉獻之，獻之有毛詩序義，以授李周仁，程歸則；周仁傳李鉉，鉉爲北齊博士，著有毛

詩義疏；歸則傳劉軌思；劉焯，劉炫咸從之授詩，爲隋之經學家。當時河北治毛詩者，復有劉芳，沈重（有毛詩義，毛詩音）樂遜（有毛詩序論）魯世達（有毛詩章句義疏）等，是皆毛，鄭並崇者也。

江左亦重毛詩，晉王基駁斥王氏而申鄭氏；而孫敏作詩評，評論毛，鄭，王三家得失，多屈鄭袒王，陳統復難孫申鄭，王，鄭兩家，互相攻擊；惟周續之所作詩序義，則最得毛，鄭之旨也。

四、春秋服虔之左氏注，行于河北，徐遵明作春秋章義，在山東下帷教授，傳其業者，有張買奴諸人。杜注得預玄孫杜垣之傳，行于齊地，故服，杜二家，時互相排擊。衛翼隆亦申服難杜，姚文安則排斥服注，李獻之復申服義以難之，周樂遜作左氏序義，亦申服排杜。

，張仲之春秋義例略，亦與杜注立異。至若公羊學，徐遵明亦兼通之。

江左一帶，左氏則偏崇杜注，亦有間用服注者；惟梁崔靈恩作左氏降義，申服難杜，虞僧誕復申杜難服以答之。當時公，穀未立學官，惟賀循請立三傳，沈文阿作三傳義疏，并及公羊；說穀梁者，有唐固，江熙，徐乾等十數家，范寧集衆家說，成穀梁學集解。

五禮經 北朝崇鄭玄三禮注，徐遵明通諸經，最精三禮，從之受業者，有李炫，祖雋，熊安生；李炫又從劉子猛受禮記，從房虬受周禮，儀禮。（虬有禮義疏）作三禮義疏；安生作周禮禮記義疏，尤爲北朝所崇。與遵明同時治禮者，有劉獻之，沈重，劉芳等。江左學者，有何佟之作禮義，王儉作禮論抄，何承天作集禮論，何

允作禮答問，禮記隱義，沈不害作五儀，而以崔靈恩之三禮義宗爲最精，然多雜采鄭，王之說；惟嚴植之治三禮，篤好鄭學，沈文阿亦治三禮義疏，戚袞受三禮于劉文紹，又從北人宗懷芳受儀禮禮記疏，作三禮義記，是皆篤信鄭學者也。治周禮者有干寶，作周禮注，崔靈恩作周禮集注，而沈峻亦精周禮。治儀禮者，多偏重喪服，如雷次宗作禮服，庾蔚之作喪服要記，嚴植之作凶禮儀注，顧越作喪服記，是皆偏於喪禮之書也。

六、論語 河北盛行鄭注論語；如李炫作論語義，樂遜作論語序論，張仲作論語義，皆以鄭注爲宗也。

江左治論語學者，以何氏集注爲主，與北方墨守鄭注者不同；當時學者，有伏曼容作論語義，皇侃作論語義疏，而其中以皇之書爲最

精。

七、中庸

梁武帝有中庸講疏，心裁別出，開宋儒之先路。

八、孝經

南北朝時，鄭氏孝經注盛于河北，故當時北朝治孝經者，有

李炫，

樂遜，樊深皆宗鄭學。北齊以降，皆立孝經于學官。南朝治

孝經學者，有

王規，張璣，顧越；荀泉，范蔚宗，王儉，陸澄，梁

載言諸人，齊梁以降，亦皆立于學官。

九、爾雅

南北朝時，「雅學」盛行於江左：爲爾雅作注者，有沈旋，

陶弘景；

爲爾雅作音者，有沈旋，施乾，謝嶠，顧野王，江灌，而

顧野王並作玉篇，

江灌並作爾雅圖讚；爲爾雅作疏者，有孫炎（與

漢末時之孫炎，同名同姓）高璉，此南北朝時「雅學」之大概情形

也。

第六節 隋代經學之派別

南北朝時，南北學者治經之傾向不同：南朝奉王弼之周易，孔安國之古文尚書，杜預之左傳者爲多，而北朝則重鄭玄之周易，服虔之左傳；惟鄭玄之毛詩及三禮，爲南北朝所同重。至於隋代，南北統一，而學者之傾向，亦因而有統一之機。

一、易經 隋書經籍志云：「梁，陳鄭玄，王弼二註，列于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

二、書經 當梁、陳之時，孔、鄭並重；齊代惟重鄭義，至于隋代，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蓋因劉炫得費甝之古文尚書疏，又篤信姚方興之書，於是學者咸黜今文而崇古文。

三、詩經 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

，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在。一故當時學毛詩者，有劉焯及劉炫，俱受學于劉軌思；而炫著有毛詩述義。

四、春秋 隋時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已無師說可傳。

五、禮經 隋時鄭注立於學官，而當時除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外，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劉炫，劉焯並受禮于熊安生，蓋皆鄭學也。

六、論語 南北朝時，齊論已亡，古論亦無師說，梁，陳之時，鄭玄，何晏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而鄭氏獨盛于民間。

七、孝經 孔傳自漢以後，真本久亡，隋王逸託言得之長安，復由王邵示劉炫，炫信爲真，復率意刪改，作孝經述義，凡分二十二章。

八爾雅 隋代治雅學者，有曹憲，著有博雅一書傳世。

第七節 唐代經學之派別

唐代輕學校而重科舉，取士用明經，進士，二科，明經科討論經典；自太宗命孔穎達及顏師古等撰五經正義後，由是諸家學說，得所折衷；然而思想束縛，不能自由，因之唐代說經之士，總不出正義之範圍，而經學之進步甚尠。就中如李鼎祚之周易，啖助，陸淳之春秋，乃卓然自立者。

一、易經 孔穎達崇信王注，故所作義疏，用王而遺鄭，于是「漢學」遂亡。當時惟李鼎祚崇鄭黜王，采漢儒注易之說，凡三十五家，作周易集解，於是漢儒學說，復得重見於世；而史徵之周易口訣義，亦與李氏主張相同；復有僧人一行，亦主漢儒孟喜卦氣之說，則一

漢學」之別派也。他若邢璣注易略例，郭景周易舉正，則皆引伸王弼之言耳。蓋斯時「玄學」昌盛，故說易多采道家之旨也。

二、書經 孔穎達治尚書，本崇鄭義，及爲尚書作義疏，則又以孔傳爲宗，而排斥鄭注，而鄭義遂亡；當時惟劉子玄稍疑孔傳，玄宗之時，復用衛包之義，改尚書古本之文，悉從今字，由是尚書古本復行失傳。

三、詩經 自孔穎達作詩義疏，兼崇毛，鄭，引申兩家之說，不復以己意爲進退，守疏不破注之例，由是毛詩古義，賴以僅存；但魯，韓遺說，則不復可考矣。當時研究毛詩者，復有成伯璵，作毛詩指說，間以己見說經，以毛詩序爲毛公所續，（按北朝沈重已有此說）遂開宋儒疑序之先河。

四、春秋 唐孔穎達撰五經正義：左傳取杜預注，而「漢學」遂亡；至若公羊則取徐彥疏；穀梁則取楊士勛疏；然當時趙匡，啖助，陸淳則頗掊擊三傳；蓋徐彥作公羊疏，以何休解詁爲主；楊士勛作穀梁疏，以范寧集解爲主；而趙匡，啖助，陸淳（作春秋集傳纂例，春秋微旨）三人，則以己意說經，是又別成一派也。

五、禮經 孔穎達作禮記正義，賈公彥作周禮，儀禮義疏，皆宗鄭注，故鄭學得以傳流；至唐玄宗時，改禮記之月令爲首篇，則僅變易其次序，于學術上毫無關係也。

六、論語 唐代論語之學，頗見式微，惟韓愈及李翱作論語筆解，惜多附會穿鑿，緣詞生訓；遂開北宋說經之先河。

七、孟子，學，庸 唐代陸善經孟子注，刪節起岐章句，于趙注亦有去

取，今皆失傳；張鎰之孟子音義，丁公齊之孟子音，則皆分析章句，漏略甚多；而韓愈及皮襲美諸儒，咸尊崇孟子，遂開宋儒尊孟之先聲。

八、孝經 唐劉子玄治孝經，排鄭崇孔，力辨鄭注之非；司馬貞復黜其妄；故玄宗之御注孝經注，仍以十八章爲定本也。

九、爾雅 唐代治雅學者：有裴瑜之爾雅注，足補郭璞爾雅注之缺，而陸德明之經典釋文，則又與聲音訓詁之學有關也。

唐代定五經正義，使學者咸宗一義，以泯南北學派之爭，然當時取士，實用九經；以禮記，左傳爲大經，毛詩，周禮，公羊爲中經，周易，尚書，儀禮，穀梁爲小經，蓋就經文之多少而言也。

第八節 宋代經學之派別

宋代典章制度，多仍唐舊，惟改明經科爲學究科；其治經也，拘守唐人注疏，不許稍有抵觸孔（穎達）賈（公彥）之主張；於是大起反動；首揭反向之旂幟，當推孫復。復治春秋，以爲三傳皆不可靠；然其立說，則取趙匡，啖助之義論推衍成之。其他若歐陽修則改竄詩經甚多，並疑易之繫辭，非出自孔氏；同時有劉敞著七經小記，與從前注疏，亦殊多背馳；王安石著三經新義，當時以爲狂妄；傳至呂惠卿，則更多荒謬之處；後有黃氏著緇素記，以詩經爲男女引誘之辭，則益荒謬矣。南宋朱氏治經，多臆測之處，則又與他人不同也。茲將其源流派別，分述于下：

易經 宋儒治易者，始于劉牧，牧學于陳搏，搏有先天後天圖，牧作易數鉤隱論；邵雍亦傳陳搏「易學」，其子伯溫有易學辨惑，弟

子陳瓘作了翁易說，咸以數推理。倪天隱受業胡瑗，作周易口說，主明義理。司馬光張載易說，亦以空言說易，蘇軾易傳，多言人事，程頤易傳，黜數言理；而張根，耿南仲，李光，郭雍，張栻諸人，皆以說理爲宗，或引人事證義；至若張浚，朱震，程大昌，程迥諸人，皆以推數爲宗；若鄭朔中，吳沈則理數兼崇；呂大防，晁說之，呂祖謙則主張服古本，朱子本之，作周易本義（分經二卷十翼二卷）及易學啓蒙，亦理數兼崇。惟林栗之周易經傳集解，則與朱子學說不同也。自是以後，有宗程子者（如楊萬里之誠齋易傳）有宗朱子者，（如蔡淵之經傳訓解）有參合程，朱之說者；（如董楷傳義附錄）更有以心學釋易者，（如楊簡）以圖象說易者，（如朱元昇）而馮椅等復改纂經文，著厚齋易學，蓋至此時，「漢學」衰

亡而「理學」代興矣。

二、書經 宋時治尙書者，始于蘇軾書傳；廢棄古注，專重義論。林之奇作尙書全解，鄭伯熊作書說，是皆以史事說尙書。呂祖謙爲林之奇門人，亦作書說，主張與全解相同。而史浩之尙書講義，黃度之尙書說，皆隨文演繹，近于講章；惟夏僎尙書解，黃倫尙書精義，魏了翁尙書要義，胡士行尙書詳說，對於訓詁，尙能保存，然糅合漢宋，悉以臆見爲從違，似失之武斷。朱，陸門人之治尙書者，有楊簡作五誥解，袁燮作絜齋家塾書鈔，陳經作尙書詳解，陳大猷作集注或問，咸沿陸氏之說，間以心學釋書；而蔡沈述朱子之義，作書集注，則爲元代治尙書者所宗也。

三、詩經 宋代歐陽修作毛詩本義，與鄭立異，不主一家；蘇轍廣其義

，作詩經說，立說專務新奇。南宋時治詩經者，有王質及鄭樵專攻小序；程大昌專攻大序。自朱子作詩集傳，棄序不用，雜采毛鄭，間用三家，而詩義遂淆亂矣。朱熹歿後，輔廣作詩童子問，朱鑑作詩傳遺說，則咸宗集傳也。陸氏門人，如楊簡作慈湖詩傳，袁燮作絜齋毛詩經筵講義；排斥傳注，主重義理；范處義作詩補傳，呂祖謙作呂氏家塾讀詩記，嚴粲作詩緝，則宗小序以說詩，長於攷證。至於蔡卞作毛詩名物解，王應麟作詩地理攷，博採古籍，爲有價值之作；又作詩攷，于三家詩之遺說，掇拾成編，存古之功，亦不可沒也。

四、春秋 宋代治「春秋學」者，始于孫復；復作尊王發微，廢棄傳注，專論書法，慘鷙刻深；王皙皇綱論，蕭楚辨疑，亦以發明尊王爲

宗旨。劉敞作春秋權衡，評論三傳得失，以己意爲進退；而葉夢得，高閔咸排斥三傳；陳傅良之春秋後傳，則又雜糅三傳，蕩棄家法。自胡安國作春秋傳，借今文以諷時事，（戴溪之春秋講義亦然）與經旨不符；而張洽之春秋集說，黃仲炎之春秋通說，趙鼎飛之春秋經筌，洪咨夔之春秋說，則較胡爲尤甚，皆舍事言理，棄傳言經；至元代而此風更張矣。

宋代治左傳者，有蘇轍，呂祖謙，呂大圭，趙汭諸人，但蘇轍，趙汭之書，亦間取資于公，穀；惟魏了翁之左傳要義，馬時可之左氏釋，均以訓詁爲宗。

當時以公羊，穀梁爲主者，有崔子方之春秋本例及春秋例要，鄭玉之經傳缺疑，但亦間采左氏之說；至若李明復之春秋集義，則薈萃

舊說，與各家又多不同也。

五、禮經 宋代研究儀禮者，始于張淳，淳作儀禮識誤，攷訂註疏；而李如圭作儀禮集釋及儀禮釋官，楊復作儀禮圖，魏了翁作儀禮要義，皆以纂輯舊說爲主。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亦以儀禮爲經，以周禮諸書爲傳；門人黃幹續成之，惟篇目不從儀禮。宋代研究禮記者，有衛湜集說，徵引該博，然掇採殊不精當。若張虛之月令解，則爲引古證今之作。

宋代治周禮者，始于王安石之新義；王昭禹之周禮詳解亦本之；至若鄭伯謙之太平經國之書，王與之周禮訂義，則長於議論，不攷典章；及俞廷椿作復古編，以五官補冬官之缺，陳友仁之周禮集說亦從其說；而易祓之周官補義，亦以臆說解經；惟朱申之周禮句解，

則較爲徵實。至于說三禮總義者，以陳詳道禮書爲最著，然拊擊古義，穿鑿淺陋，殊不足觀也。

六論語 宋代治論語者，有邢昺等所作正義，專采集古注，惟當時學者，咸以義理說經；自程頤表章論語，程門弟子，如范祖禹，謝顯道，楊時，尹焞，咸說論語，朱熹復輯宋儒十一家（程顥，程頤，張栻，呂大臨，呂祖謙，謝良佐，范祖禹，游酢，楊時，侯師聖，尹焞）之說，作論語集義，復作論語集解，門人黃幹作論語注義通釋；同時治「論語學」者，則有張栻及朱震。

七孟子，學，庸 宋儒說孟子者，有孫奭等作正義，以趙注爲主，並作孟子音義。自二程表章孟子，尹焞復作孟子解；及朱子輯宋儒十一家之說，作孟子集義，及孟子集解，張栻作孟子解，于是孟子始

與論語並稱。

大學，中庸，本列禮記中，宋儒特表而出之，與論，孟並稱；司馬光作學庸廣義，程顥作中庸解，其弟子游酢，楊時咸解中庸，而以石墩中庸集解爲最詳；朱子作學庸章句，學庸或問，並作中庸輯略，以大學爲曾子所作，分大學爲經一章傳十章，復移易經文，分中庸爲三十三章；自此以後，人人皆知學，庸，論，孟爲四書，而蔡模作集疏，趙順孫作纂疏，吳真子作集成，陳櫟作發明，倪士毅作輯釋，詹道傳作纂箋，咸以宋儒之說爲主，古說遂淪亡矣。

八、孝經 宋儒邢昺治孝經，作孝經疏，不信僞古文，以唐玄宗之注爲本，列爲十三經義疏之一。至司馬光又信僞古文，作孝經指解，以孔傳爲主；朱子亦信古文，又因胡寅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汪端明

疑孝經多由後人傳會；乃作孝經刊誤，就古文定爲經文一章，復分傳爲十四章，多所刪易。董鼎作孝經大義，亦遵朱子之說。

九、爾雅 邢昺作爾雅疏，以郭注爲主，但簡質固陋，未悉聲音文字之源，羅願作爾雅翼，陸佃作爾雅新義，亦多穿鑿破碎，好採俗說，自此以後，治爾雅者，曠然無聞矣。

治說文者有徐鉉，徐鍇（有說文係傳諸書）張有，皆淺率不足觀；陸佃作埤雅，于古代制度名物，考證多疏，此外則有郭忠恕佩觿，汗簡，是皆足爲小學參攷之用也。

第九節 元代經學之派別

元以異族侵據北方，終以代宋，雖享祚日淺，而開國以後，學術之傳統，則猶未絕，前有姚樞，許衡，後有劉因，吳澄，金履祥，雖不如

宋儒講學之盛，然亦足徵一代宗派之所在也；惟當時學者，有程，朱派及程，朱調和派，陸學派之分。

一、易經 元代治「易學」者：如許衡有讀易私言，其立說則宗程子；吳澄有易纂言，頗有改纂經文之處耳。

二、書經 元代治「尚書學」者，若金履祥有尚書表注，陳櫟有尚書集傳纂疏，董鼎有尚書輯錄纂注，陳師凱有蔡傳旁通，朱祖義有尚書句注；但各家立說，咸宗蔡傳，僅稍有出入耳。吳澄作書纂言，漸疑古文之僞，王柏復作書疑，妄疑大誥，洛誥之不足信，移易本經，牽合附會之處頗多。

三、詩經 元代之治「詩學」者，若許謙有詩集傳名物抄，劉瑾有詩傳通釋，梁益有詩傳旁通，朱公遷有詩經疏義，梁寅有詩演義，皆引

仲集傳，尺步繩趨。而王柏復作詩疑，並作二南相配圖，于召南，鄭，衛之詩，則斥爲淫奔，刪削三十餘篇，並移易篇次，與古本不同。

四、春秋 元儒治「春秋學」者，如程端學作春秋本義，春秋或問，三傳辨疑，惜爲棄傳言經，舍事言理之著作；而俞臯之春秋釋義大成，汪克寬之胡傳纂疏，咸以胡安國之春秋傳爲主；至若王元杰之春秋讞義，李濂之諸傳會通，則皆雜采三傳，旁及宋儒之說，語鮮折衷矣。

五、禮經 元儒治儀禮者，如吳澄作儀禮逸經傳，汪克寬作經禮補佚，雜採他書之語，定爲儀禮逸文，或妄分子目，體例不純；及敖繼公作集說，遂疑喪服傳爲僞書，而注文不遵鄭氏矣。元儒治禮記者，

如吳澄作纂言，重定篇次，與陳浩之集說，立說皆務求淺顯者也。

六論語 元代諸儒之治「論語學」者，咸以朱子爲宗。

七孟子、學、庸 元代治孟子，學、庸者，亦多宗朱子，惟王柏主復

大學古本，與朱子不同。

八孝經 吳澄治孝經，以今文爲正，遵朱子刊誤章目，定爲經一章傳

十二章。

九爾雅 自宋以後，治爾雅者日尠，元代吾邱衍則治說文，然淺率不

足觀，僅足備小學參攷之用耳。

節十節 明代經學之派別

明代之治經者，大抵奉程、朱之說，成祖時編四書大全、五經大全，頒發各校，當時應試之文，咸主程、朱立說，不得出其範圍；迨其後

，乃有姚江，河東二派，皆高談性理，不爲漢，唐註疏所束縛；其研究注疏者，別爲一種「考證學」，顧炎武實集其大成也。

一、易經 明代治「易學」者，如蔡清之易蒙引，則宗朱子之說，高攀龍之易簡說，則以心學說易，黃道周之三易洞機，則據圖象說易；蓋自胡廣等輯五經大全以後，漢易盡亡，惟王船山之周易稗傳，則較爲徵實也。

二、書經 明代胡廣等輯書傳大全，以蔡傳爲主，頒爲功令，惟馬朋衡之尚書疑義，王推之之尚書日記，袁仁之尚書砭蔡編，稍糾蔡傳之訛，而以王船山之書經稗疏及尚書引義爲最精；梅鷟作尚書考異，漸疑古文之僞；而陳第之尚書疏衍，則又篤信僞古文；若夫毛晃之禹貢指南，程大昌之禹貢論，胡瑗之洪範口義，黃道周之洪範明義，

雖皆疏于考古，然亦足爲參考之資也。

三、詩經 自胡廣等輯五經大全，以劉瑾之書爲主，頒爲功令，而季本之詩說解頤，朱朝瑛之讀詩略記，李先芳之讀詩私記，則皆雜採漢，宋之說；惟何楷之詩經世本古義，王夫之之詩經稗說及詩廣傳，則多新義，而又詳于名物訓詁，至朱謀瑋之詩詁，則尤爲精當，其中雖間傷穿鑿，然折衷漢詁，與遊說無根者則又不同也。

四、春秋 胡廣選輯大全，胡傳遂頒爲功令；惟陸粲，袁仁，楊于庭則不從胡傳。若王樵之輯傳，朱朝瑛之讀春秋略記，則雜采三傳，旁及宋儒之說，惜語欠折衷耳。

五、禮經 胡廣輯五經大全，以儀禮爲本經。若黃道周之表記，坊記，緇衣，儒行集傳，則爲引古證今之作，而以王船山之禮記章句爲最

精·

明人治周禮者，若柯尙遷有全經釋原，王應電有周禮傳，皆改亂古經，橫行新解，古訓幾全亡矣。

公論語 明代之治論語者，咸以朱子爲宗。

七孟子，學，庸 明代之說孟子者，亦以朱子爲宗。高攀龍復考定大學，而方孝孺，王守仁則主復大學古本，與朱子不同。

八孝經 徐贇作孝經集善，以今文爲正；項霖作孝經述註，以孔注爲本，而不盡宗朱，則以未悉古文之僞也。黃道周作孝經集傳，以鄭氏今文爲正，間以史事釋孝經，或參以己說，立意較爲平實，但未能灼見古文之僞耳。

九爾雅 朱謀瑋作駢雅，方以智作通雅，引證極爲浩博，而楊慎之字

說（見升菴全集中）亦足助小學參考之用也。

第十一節 清代經學之派別

宋，元以後，朱子學說大行，而以明代爲最盛；故元，明二代，經學一無足觀，士子之受拘束也，亦達極點，於是激成清代之大反動。

一、易經 明末之時，言「易學」者，已知闢陳，邵之圖；黃宗羲作易學象數論，其弟宗炎，復作周易象詞圖書辨惑，然不宗「漢學」，「家法未明」；惟胡渭易圖明辨，李塨周易傳注，舍數言理，無穿鑿之病。毛奇齡引述仲兄錫齡之言，作仲氏易，又作推易始末，春秋占筮書，易小帖，三書惜牽強附會之處頗多。當時東吳惠氏，世傳「易學」，惠周惕作易傳，子士奇作易說，雜釋卦爻，以象爲主，專明漢例，惜採掇猶未純也；士奇子棟，作易漢學，易例，周易本義

辨證，又作周易述，以虞注爲主，兼采兩漢學說，引證極詳，惜全書未能完成；門人江藩繼之，作周易述補，亦「宗漢」學。江都焦循作易章句，體例略仿虞注；又作周易通釋，掇刺卦爻之文，以字類相屬，通以六書九數之義；復作易圖略，易話，易廣記發明大義，成一家之言。武進張惠言，治易亦宗虞，鄭，姚佩中，劉逢祿，方申均宗之。佩中作周易姚氏學，劉逢祿作易虞氏五述，方申作易學五書，咸以象數爲主，或雜援讖緯，家法咸遵漢儒。至於錢澄之，李光地，蘇宿，查慎行諸人，皆崇宋黜漢，多臆測之談，遠出惠，焦之下矣。

二、書經 自吳澄，梅鷟攻擊僞古文以後，太原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雖能灼見孔傳之僞，然體例未純，不足當疏證之名；門人宋鑒，

復廣其義作尙書攷辨；後惠棟作古文尙書攷，門人江聲作尙書集注音疏，江南學者皆宗之。王鳴盛作尙書後案，孫星衍作尙書古今文注疏，咸崇今文，黜僞孔傳，以馬，鄭傳注爲宗；段玉裁作古文尙書攷異，亦詳于攷覈；惟毛奇齡崇信僞古文，作古文尙書冤辭，朱鶴齡與毛氏之見相同；厥後莊存與諸人，亦信僞尙書不可廢，存與作尙書既見，其甥劉逢祿作書序述聞及尙書古今文集解；及魏源作書古微，以馬，鄭之學，出於杜林漆書，並疑杜林漆書爲僞作，乃排黜馬，鄭，直接研究西漢今文家言，雖武斷穿鑿，亦間有可采。龔自珍治尙書，作泰誓答問，以今文泰誓爲僞書，「常州學派」多從之。至若李光地尙書解義，張英書經衷論，則皆據理臆測，至不足觀。盛百二作尙書釋天，爲釋尙書天文者；而胡渭作洪範正論，

並闢災異五行之說，雖不守漢儒家法，然辨惑之功則甚大；蔣廷錫作尚書地理今釋，爲釋尚書地理者，而胡渭禹貢錐指，則辨證尤詳；他若朱鶴齡禹貢長箋，徐文靖禹貢會箋，焦循禹貢鄭注釋，程瑤田禹貢三江考，成蓉鏡禹貢班義述，皆詮釋禹貢之書也。

三、詩經 清代之治詩者，有錢澄，嚴虞惇，顧鎮諸人，惟皆無家法；毛奇齡，顧棟高等，亦多空泛之詞。吳江朱鶴齡作詩通義，雜采漢，宋之學說，博而不純；其友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編，雖未標「漢學」之幟，然考究制度名物，尙能明晰辨章；及李黼平作毛詩紉義，戴震作毛鄭詩考正，詩經補注，咸宗漢詁。段玉裁受業戴震，復作毛詩故訓傳，詩經小學，以校訂古經，然擇言短促；後馬瑞辰作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作毛詩後箋，稍爲精博。陳煥受業段玉裁，作

毛詩義疏，舍鄭用毛，集衆說之大成，並作毛詩說，毛詩音及鄭氏箋攷徵，以攷鄭箋之本源。惠周惕作詩說，莊存與作毛詩說，舍故訓而究微言，別成一派。魏源作詩古微，排斥毛詩，奉三家詩爲宗法；然擇說至淆；龔自珍崇信魏說，非毛非鄭，並斥序文。丁晏作詩攷補注，專采三家詩之說；陳喬樞作三家詩遺說，又作齊詩翼氏學疏證，皆以三家爲主；然單詞碎義，不能成一家之言。他若包世榮毛詩禮徵，焦循毛詩草木蟲魚鳥獸釋，姚炳詩釋名解，陳大章詩傳名物集覽，黃中松詩疑辨證，皆可作參攷之用。

四、春秋 清代於順治，康熙之際，說春秋者，仍不脫宋儒空言之病；如方苞作春秋通論，俞汝言作春秋平義四傳糾正，皆宗宋儒之說。毛奇齡作春秋傳，春秋簡書刊誤，春秋屬詞比事記，以經文爲綱，

然穿鑿無家法；惠士奇作春秋說，以典禮說春秋，其書亦雜糅三傳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博大精深，惜體例未嚴。

至于治左傳者，自顧炎武作杜解集正；朱鶴齡之讀左日抄本之。惠棟作左傳補注，沈彤作春秋左傳小疏，洪亮吉作左傳詁，馬宗璉作左傳注，梁履繩作左傳補釋，咸爲糾正杜注之作；而引申賈，服之緒言，以李貽德賈服古注輯述爲最備；後劉孟瞻作左傳舊注正義，始集衆說之大成。

治公羊者，以孔廣森公羊通義爲嚆矢，會通禮制，不墨守何氏之言。凌曙作公羊禮說，公羊禮疏，公羊問答，亦以禮爲綱，並注董仲舒之繁露；其弟子陳立廣其義，作公羊正義，並疏白虎通，及莊存與作春秋正辭，宣究公羊大義；其甥劉逢祿，又作公羊何氏釋例，

何氏解詁箋，並排斥左傳穀梁，而宋翔鳳，魏源，龔自珍，王闓運諸人，亦以公羊學說解釋羣經。

當時治穀梁學者，有侯康作穀梁禮證，柳興恩作穀梁大義述，許桂林作穀梁釋例，鍾文蒸作穀梁補注，咸非義疏；梅毓作穀梁正義，亦未成書。至若段玉裁校定古經，陳厚耀校正曆譜，江永考究地輿，均爲有價值之著作。

五禮經 清代研究三禮者，始于徐乾學之讀禮通考，但祇有凶禮一門。萬斯大作學禮質疑，儀禮商禮記偶箋，蔡德晉作禮經禮傳本義及通禮，盛世佐作儀禮集編，毛奇齡于「昏禮」「喪禮」「祭禮」「廟制」「學校」「明堂」「宗法」「郊禘」，咸有著述，然糅雜衆說，毫無家法。安溪李氏，亦深于三禮：如李光地作周官筆記，其

弟光坡作三禮述注；方苞問業光地，于三禮亦有著作，然武斷而無倫緒，則其失也。張爾駕作儀禮鄭注句讀，分析章句，條理清楚；吳廷華作儀禮章句，金日追作儀禮正義，沈彤作儀禮小疏，褚寅亮作儀禮管見，均宗漢詁治儀禮。江永作禮經綱目，于三禮均有著作，如周禮疑義舉要，禮記訓義擇言，釋官增注，諸書是也。戴震作考工記圖，金榜作禮箋，均承江氏之說；而同學之士，有胡匡衷作儀禮釋官，程瑤田作宗法小記，喪服足徵錄，釋官小記，考工創物小記；後有凌廷堪，胡培翬；而以廷堪之禮經釋例爲最精。任大椿作釋經弁服釋例，阮元作車制考，孔廣森作大戴禮補注，咸承戴震之說。張惠言與金榜爲同學，作儀禮圖，秦蕙田作五禮通考，咸採江，戴之緒言。胡培翬所作之儀禮正義，朱彬所作之禮記訓纂，孫詒讓

所作之周禮正義，三氏新疏，咸出舊疏之上；後更有黃以周禮書通故爲最詳備。治禮經者：則有惠士奇之禮說，莊存與之周官說，凌曙之禮論。考名物制度者：有齊召南及沈彤，彤有周官祿田考；他如王鳴盛有周禮軍賦說，惠棟有明堂大道錄，金鶚有禮說。疑三禮者，有方苞之疑周禮儀禮，邵位西之疑儀禮等著作。

六論語 清初治論語者，咸崇朱注，空言義理；迨劉台拱作論語駢枝，方觀旭作論語偶記，錢坫作論語後錄，包慎言作論語溫故錄，則咸宗漢注。劉寶楠作論語正義，以何晏集解爲主，集衆說之大成。後劉逢祿作論語述何，宋翔鳳作論語發微，戴望作論語注，咸以公羊解論語，別成一派。焦循作論語通釋，析理甚精；江永作鄉黨圖考，亦究心名物制度。繼起之書，有黃式三之論語後案，不偏重漢

，宋，立說頗能得其平也。

七、孟子，學，庸 清代治孟子者，亦空言性理，惟黃宗羲孟子師說則稍爲完善。若焦循之孟子正義，則折衷趙注，廣博精深，而戴震之孟子字義疏證，解析義理，黜宋崇漢，則可貴之書也。

清代自毛奇齡作大學證文，李塨作大學辨業，始排斥宋注。而李光地治大學，亦主復古文；惟所作中庸章段，仍屬空言義理。乾，嘉以後，漢學大興，或反學庸于禮記，而汪中大學評議，尤爲正本清源之論。若惠棟之易大義，魏源之易庸通義，則以周易述學，庸；而宋翔鳳，包慎言，則又以公羊述中庸也。

按清代經學家雖崇漢學，然四書之名，仍沿宋儒而未革；毛奇齡作四書改錯，排斥朱注，不遺餘力；而閻若璩作四書釋地，瞿灝作四

書考異，凌曙作四書典故覈，考證極精，皆宗漢注斥宋注之作也。
八孝經 毛奇齡作孝經問，排朱子吳澄之說，然病在空理相駁詰。自阮福作孝經義疏，定鄭注爲小同所著；而皮日瑞復作孝經鄭注疏，以伸鄭注之義。至若丁晏孝經徵文，力攻孔傳爲僞書；汪宗沂孝經輯傳，復攻鄭注爲不經；更有姚際恒作古今僞書攷，列孝經于僞書，定爲張禹同時人所作，則似又疏于攷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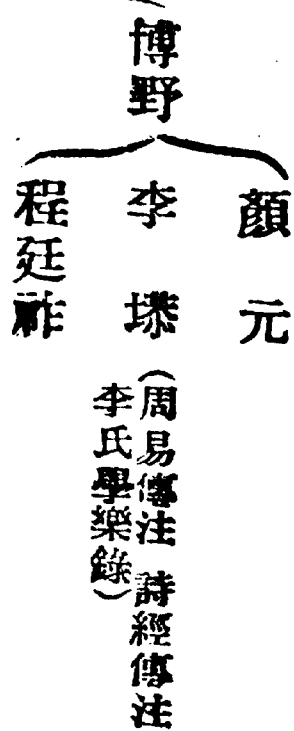
九爾雅 清代諸儒，凡治經學者，咸治爾雅。邵景涵作爾雅義疏，以郭注爲主，守疏不破注之例；郭懿行復作爾雅正義，將郭注之訛謬者，博採漢注，或以己意訂正之，正名辨物，就字音以求字義，多得阮元之傳。若臧庸所輯之爾雅舊注，葉惠心所作之爾雅古注斟，則皆旁采漢魏以前舊說，惟語鮮折衷耳。至胡元玉之雅學考，于

「雅學」源流，敘列頗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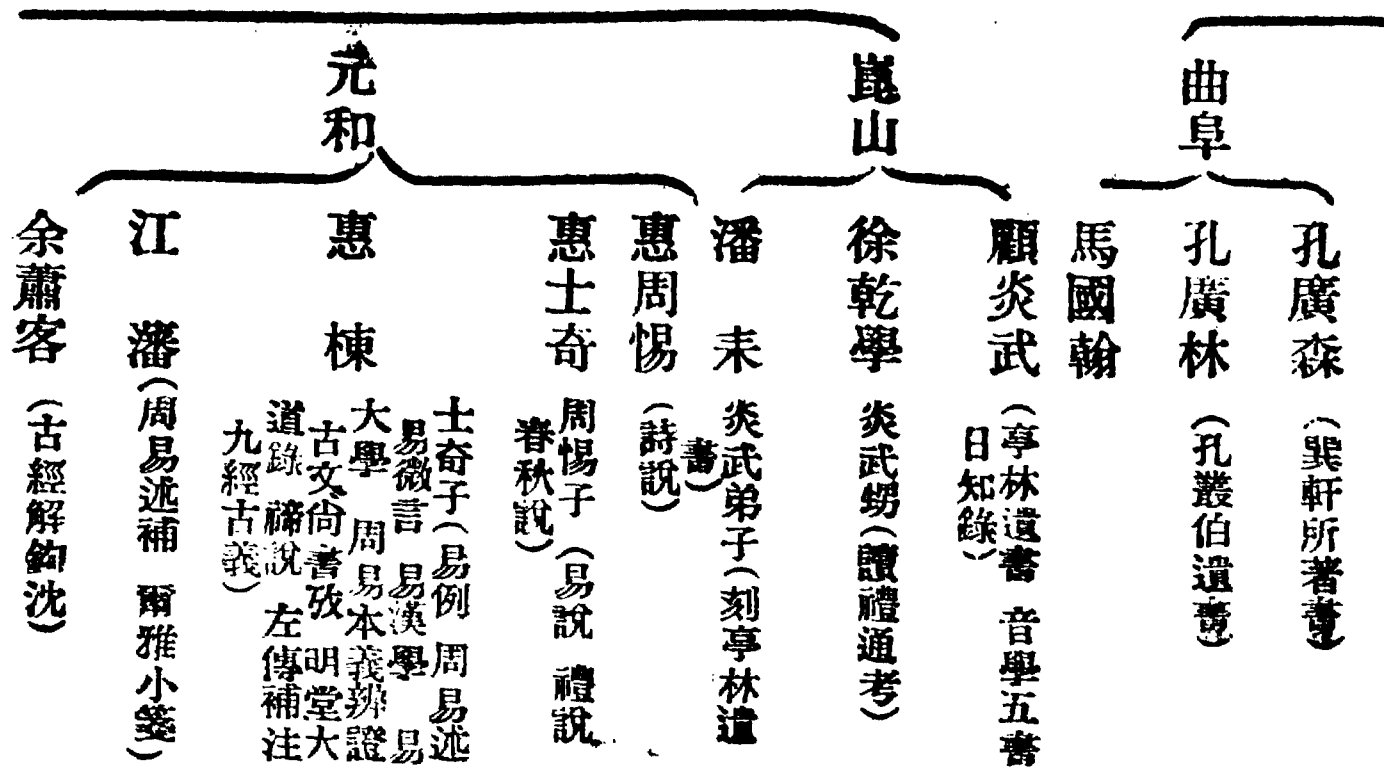
爾雅以外，疏揚雄方言者，有戴震，張侗；杭世駿又作續方言，沈齡又爲之作疏；釋許慎說文解字，有段玉裁，桂馥，王筠；輯呂忱字林有任大椿；而大椿又輯小學鉤沈。疏張揖廣雅有王念孫；疏劉熙釋名有江聲，畢沅。他若吳玉搢作別雅，宋翔鳳疏小爾雅，孫星衍輯蒼頡篇，皆足補爾雅注疏之缺陷也。

清代經學派別表

清經學北派



(按習齋之學，一傳而爲李塨，塨受學於毛奇齡，此爲南學合北學之始；再傳而爲程廷祚，則又以南人而爲北學。○博野之學，初不行于南方，後二百年江甯戴望著顏氏學記，於是遂轉入南學今文派。)



(按廣森受學于戴東原震，震爲江慎修永高弟，是當列于「婺源派」，然北方爲漢學者，獨孔氏一家有傳書，至馬國翰而極盛，故特列爲一派。)

(按炎武之學，出于朱子，而實是求是，遂開東南漢學之先，有清一代儒宗，當以炎武及元和惠周惕爲不祧之祖。)

(按惠氏三世治經，至棟而益盛，吳中漢學，實惠氏一家開之，棟之弟子：一爲江藩，一爲余蕭客。)

婺源

江永

(周禮註義舉要儀禮釋例禮記訓義釋言深衣考誤禮書綱目律呂新義律呂闡微春秋地理考實鄉黨圖志羣經補義)

戴震

永弟子(戴氏遺書)

段玉裁

震弟子(經韻樓全書古文解字注)

龔自珍

玉裁外孫(尚書泰誓答問春秋決事比)

龔橙

自珍子(詩本誼)

莊存與

(周官記周官說周官說補春秋正辭)

莊述祖

存與從子(尚書校逸尚書說毛詩考證周頌口義夏小正考釋五經小學述說文古籍疏證)

(按江氏之學，出于朱子，戴震乃操入室之戈，再傳而為玉裁，猶為古文派，三傳而為自珍，則又轉入今文派，隨風轉移，自亂統系矣。)

清經學南派

常州
即陽湖派

劉逢祿

述祖弟子（尙書今古文集解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論語述何發墨守評箴背評廢疾申何）

龔自珍

逢祿弟子（婺源三傳書見前）

魏源

逢祿弟子（書古微詩古微）

孫星衍

（周易集解尙書今古文馬鄭注尙書今古文注疏明堂考孔于集語魏三體石經考）

張惠言

（茗柯全書儀禮圖）

張成孫

惠言子（說文解字詁林）

儀徵

阮元

（皇清經解詩書古訓車制圖解儀禮石經校勘記曾子注釋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經籍纂詁）

吳榮光

經學常識

（按常州之學，分爲二派：一爲今文派，

莊氏一家開之，傳至龔，魏，橫流極矣，

然莊氏學通天人，可接西京之傳，蓋得董

，賈之精微，非如龔，魏之狂易也；一爲

古文派，孫星衍卓然名師，爲古學之勁旅

，若張惠言則惠氏之旁支也。）

（按儀徵主持漢學，全在阮元之皇清經解

一書，其弟子爲吳榮光○後有王先謙續編

經解。）

高郵

王念孫

(讀書雜誌 廣雅疏證)

王引之

(念孫子(經義述聞 經傳釋詞))

南雷——黃宗羲

(易學象數論 深衣考 孟子師說)

四明

萬斯大

(萬氏經學五書)

萬斯同

(斯大弟(石經考))

方苞

(望溪全集)

桐城

劉大櫟

(苞弟子(不傳經))

姚鼐

(大櫟弟子(左傳補注 公羊補注 穀梁補注 國語補注 九經駁))

(按高郵自創一派，專以形聲，訓詁，校勘古書，于是沉晦之文詞，渙然冰釋；後俞樾踵其後，爲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

(按南雷得蕺山之傳，其理學爲陽明一派，然爲全祖望所私淑，又爲萬氏兄弟受業之師，浙中經學之風，當以南雷爲鼻祖)

(按四明之學，爲浙中漢學之先聲。其平日持論，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亦無由悟傳注之失。)

(按桐城方氏說經諸書，源出北宋，再傳爲姚鼐，以參合義理，考據詞章爲宗，曾文正則又師之。)

東塾—陳

澧

(東塾讀書記 漢儒通義)

(按東塾爲儀徵再傳弟子，然清代所謂漢派，宋兼采一派，至東塾而定，故今別爲一派。)

第四章 治經之方法

第一節 古人治經之方法

昔之經生家，其治經也，往往不再治他學，故有皓首窮一經，原原本本，用功至深者。至其治經之方法，則有所謂：證，知，通，戒四種，茲分述於下：

一、何謂證 古人解經，最重考據，是以有不通羣經，不能治一經之語；至其證經之法，則又可分爲數種：

1、以經證經 如張惠言之虞氏易禮，則以禮證易；毛奇齡之春秋占筮書，則以春秋證易；包世榮之毛詩禮徵，則以禮證詩；劉逢祿

之論語述何，則以公羊證論語。以上所述，皆以經證經也。

2. 以史證經 如史記中之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可以證尚書；春秋列國世家可以證尚書，亦可證左傳；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可以證論語；荀孟列傳可以證孟子；近人繆佑孫有兩漢書引經攷，言之最詳。

3. 以子證經 諸子乃六藝之支流，其學皆出于七十子：如韓詩外傳爲韓詩義；班固列女傳爲魯詩義；韓非子，淮南子爲春秋，左氏義；白虎通德論爲春秋，禮義；荀子，蔡邕獨斷爲禮義；此皆彰明較著者，其他則在讀者之善爲溝通耳。

4. 以漢人文賦證經 如王逸離騷注，蔡中郎集有魯詩義。

5. 以說文解字證經 許爲古文學，而兼采衆家之言；故其引經也，

往往先後異字，解義亦各不同。陳瑒說文引經考證，吳玉搢說文引經考，柳榮宗說文引經考異，言之甚詳。

6. 以漢碑證經 漢儒治經，最重師說，凡流傳碑本，其引經與他本異者，皆家法之不同也。近人皮錫瑞有漢碑引經攷一書，疏證頗爲詳明。

二、何謂知 六經亡于秦火，惟易得存；其餘或出自壁藏，或出自口授；其間師承家法，源流派別，書本今古，學者皆不可不知，茲分述之：

1. 當知源流 欲知經學之源流，當讀兩漢儒林傳，漢書藝文志，經典釋文諸書；而三國志列傳，南北史儒林傳，亦不可不讀。近人畢沅著通經表，傳經表，頗簡要便于檢尋，以之尋史，漢，志，

傳，釋文諸書，尤不至虛耗光陰。

2、當知存亡 自兩漢以後，經注之或存或亡，學者不可不知；四庫全書提要及阮元四庫未收書目中之經類書籍，則頗可以備查攷；而朱彝尊之經義考，翁方綱之經義考補，學者亦可按其部目，以考其書之存亡。

3、當知體例 何謂體例？曰注，曰疏。注之屬：有傳，有記，有箋，有註，有詁訓，有解詁，有章句，有章指，有集解；疏之屬：有義疏，有正義。大抵注不破經，疏不破注；注或迂曲，疏必繁稱博引以明之。

4、當知真偽 如書之偽孔傳，始于晉梅賾；而子夏易傳，偽于唐張弧（通志堂經解以子夏易傳爲宋人偽作）等是也。

三何謂通 凡治經者，不可不通經文之句讀，經文之大義，以及字音字義，皆當澈底貫通者也。而通之要點，則有五端：

一、當通章句 世人以爲章句之儒，乃含輕視之意，不知通章句，爲治經之第一義。按章句始于子夏；而西漢易有施，孟，梁邱章句；尚書有歐陽章句，大小夏侯章句；春秋有公羊章句，穀梁章句等；蓋通章句，則能通其大誼矣。

二、當通校讎 劉向校書，攷之中古；鄭玄注禮，存其故書；陸德明經典釋文，羅列羣經之異字；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參稽各本之善長；他如炎武之九經誤字，齊召南之注疏攷證，阮元之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幾於搜羅盡淨；而王引之之經義述聞，俞樾之羣經平議，亦幾推闡靡遺；然猶有未盡者，日本唐，宋舊本，倍于

乾，嘉之時，敦煌石室祕藏，騰于中外之口，其中關於經學者，如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傳，「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三族國之良也。」日本古鈔卷子本如此，而我國各本下不重三族字，則文句不通矣。由此可知校讎之學，治經者之所當用心也。

3、當通小學 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而治經學者，尤不可不明小學，蓋小學爲經學關鍵；凡治經者，如阮元之經籍纂詁，劉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經傳釋詞，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皆不可不一讀也。

4、當通大誼 班志云：「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微言已絕，不可復續。漢人有爲之者，然其書久亡。漢書儒林傳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是易有大義也；其他如書，詩

，禮，春秋等經，亦莫不有大義也；大義明而後六經如日月之昭垂，治經之能事畢矣。

5、當通政事 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經學者，治世之學，皆有實用也。董仲舒以春秋決獄，王式以三百五篇詩當諫書；而趙普謂「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一其言雖誇，然可知經術之作以治世，確乎不可易也。」

四、何謂戒 治經有當戒者數事，茲分述之：

1、當戒僭妄 揚雄以太玄擬易，以法言擬論語；王通以中說擬論語，以元經擬春秋。其他如偽造古文尙書，如妄補冬官記，皆可謂之僭妄。

2、當戒武斷 朱子以論語放鄭聲一語，遂疑鄭，衛皆淫詩；方苞以王安石行新法，遂疑周官有莽制，此皆武斷之意也。

3、當戒杜撰 凡箋解經文，切不可臆測杜撰，以毛奇齡，閻若璩之爲有清儒家巨子，紀曉嵐尙以好異叛經目之。

4、當戒割判 漢章帝紀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割判，去聖彌遠，章句疑詞，乖離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是則割判經句，漢之中葉，已倡其風矣。

5、當戒空疏 宋儒說經，其明理切事者，誠有功于六經；而高語精微，空談性理，則犯空疏之病矣。

6、當戒破碎 漢儒說經，浮詞繁冗，往往過乎其實，蓋說經破碎，自漢已然。

7. 當戒穿鑿 如王安石字說以坡爲土之皮，詩爲寺人之言，此卽穿鑿之病也。清乾，嘉時，好以鐘鼎彝器字解經，此雖由於信古太過，然犯穿鑿之病，則不可諱也。

8. 當戒傳會 漢人以災異說易，傳會也；其後以參同契說易，以老莊說易，以圖，書說易，以皇極數理說易，皆傳會也。

9. 當戒攘竊 攷據之學：引書必注明出處；引舊人說，必標姓名，若掩取羣言，據爲己有，則直攘竊耳。

10. 當戒黨伐 東漢通經之儒，學無常師，故不主張門戶；自此以後，門戶之見漸起，黨同伐異，代有所聞，在朝則爲朋黨之禍，在野則爲筆舌之爭，學者所當深戒也。

第二節 今後吾人治經之方法

吾人處此中西學術交互之時代，既不能如古人之皓首窮一經；而研究經學，又不能不旁及其他各種學術；古人謂不通羣經不能治一經，今之治經學一門，不得不兼治其他學術，正與之相同耳。故今後吾人之治經學也，不能與古人同日語。如無謂之攷訂，（如穿鑿傳會）家派之拘泥，（如黨同伐異）皆不足以助長學術之進步；吾人應具遠大之目光，以科學之方法而研求之，則庶幾其可。至其方法，則如上節所述以外，吾人所尤當注意者，則約有所端：

一、當知經書之真僞 不知書之真僞，最易走入迷途；所以研究經學，必先知書之爲真爲僞：如尙書五十八篇中：三十三篇爲今文，自漢時流傳至今；其二十五篇，則晉梅賾所假造者。其他如子貢詩傳，則出自明豐坊手，如孔安國尙書傳，鄭注孝經，孟子孫奭疏，均爲

僞書，學者不可不知也。

一、當知經學之派別 明經學之派別，而後治經學乃可得其綱領，否則家派不明，書籍之研求，亦將無從採擇。如兩漢有今古文之分：今文家言，多以經術飾吏治，又詳于禮制，喜言災異五行；古文家言，詳于訓詁，窮聲音文字之原，各有偏長也。南北朝時：北儒學崇實際，喜以漢儒之訓說經，或直質寡文；南儒學尚浮夸，多以魏晉之注說經，故新義日出。唐人作義疏，黜北學而崇南學，故漢訓多亡。宋，明說經者，喜空言義理，不遵古訓；或以史事說經，或以義理說經。清儒說經，崇尚漢學，一吳中學派，一掇拾故籍，訓詁昭明；一徽州學派，一詳于名物典章，復好深思，心知其意；一常州學派，一宣究微言大義，或推經致用。學者于此，苟能知其源

委，則其究經也，必有真實之心得；否則迷離惛恍，令人莫知所從也。

一、當知羣經之性質 經書之性質：有關於科學（理化博物）者，有關於史學者，有關於政治學者，有關於社會學者，有關於倫理學者，有關於哲學者，有關於數學者，有關於文學者。至各種經書，雖無顯著之可分，然如春秋則偏于史學，易經則偏于哲學，禮經則偏于社會學及倫理學，其他各經，亦各有所偏長，是在學者之善爲研究耳。

一、當研究小學 治經學者，當參攷古訓，誠以古經非古訓不明也；故研究經學，非兼研究小學不可。研究小學時所當注意者蓋有三端：一爲當通音韻，二爲當明訓詁，三爲辨別形體；學者苟能于此三者

加以工夫，則治經時之困難，可以減少許多也。

一、當知校勘之學。校勘一事，爲整理國故最要之條件，且最合科學之方法。蓋古經傳至今日，遭兵火蟲魚之劫，其間脫誤及損壞之處必多，非加以校勘，無以補其缺點。古來學者，多有研究及此；然以清代王念孫，王引之，盧文昭，孫星衍，顧廣圻，孫詒讓，俞樾諸人爲最完密謹嚴，合科學之方法。孫詒讓札迻序云：「大氏以舊刊精校爲據依，而究其微愆，通其大例，精研博攷，不參成見。其謬正文字譌舛，或求之于本書，或旁證之他籍，乃援引之類書，而以聲類通轉爲之鎔鑪。」能明乎此，則校勘之學，思過半矣。

第三節 經書之讀法

治經書，決無輕便取巧之方法：第一須能熟讀成誦，卽不能，亦當分

「精讀」「涉覽」兩種，能記得一分便一分。第二須鈔錄筆記，短者可鈔全文，長者可摘要記錄，或記書名及卷數葉數，則將來積稿既多，自能觸類旁通，用眼光以分析整理之。第三須記載心得或有所著述，則讀書時可不致汎汎過去。至於各種經書之讀法，則梁啓超有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與胡適一箇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中，亦間有論及之，茲亦酌量採入，分述于後：

一、易經 此書爲孔子以前之哲學書，孔子爲之注解，雖奧衍難究，然總須一讀。如繫辭傳，文言傳等，尤當熟讀成誦；其卦象傳六十四條，可用別紙鈔出，隨時省覽。後世治易，言人人殊，學者如爲修養有益起見，程頤之程氏傳差可讀。

楊萬里之誠齋易傳，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傳以證之。焦循之雕菰

樓易學三書（易通釋·易圖略·易章句·）亦稱精詣，學者如欲深通易學，亦不可不讀。

二、書經 內中惟二十八篇爲真書；宜精讀。但其文多佶屈聱牙，不能成誦亦無妨，但不可不看；其餘諸篇，亦宜一行瀏覽。

此書讀時，非看注釋不可。孫星衍之尚書今古文注，爲注釋中最好之書。而閻若璩之古文尚書疏證，毛鳴盛之尚書後案，亦不可不看也。

三、詩經 此書須全部熟誦。卽不爾，國風及大小雅周頌各篇，亦宜大部分能舉其詞，讀者可備白文本，毛，鄭傳箋本，朱熹集傳本，陳奐詩毛氏傳疏本四種。而注釋書中，以陳奐毛氏傳疏爲最佳，其他如陳啓源毛詩稽古篇，陳壽琪三家詩遺說攷，亦不可不看。

四、春秋 讀此書可知史書之編年通紀法，及用字褒貶之處。杜預注春秋左氏傳，可以熟讀。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孔廣森春秋公羊通義，柳興宗穀梁大義述，皆當一讀也。

五、禮經 如禮記一書，爲西漢之一儒家言一叢編。內中有極精純者；亦有極破碎者。學者可將中庸，大學，禮運，學記諸篇熟讀成誦。曲禮，王制，檀弓，禮器，學記，坊記，表記，緇衣，儒衣，大傳，祭義，祭法，鄉飲酒義諸篇多瀏覽數次，且摘錄其精要語。若欲看注解，可看十三經注疏內鄭注孔疏。

如周禮一書，雖不知爲何代人所撰，然出於西漢晚年，其中制度，當有一部分爲周代之舊；其餘亦戰國，秦，漢間學者理想之產物，學者總宜一讀。看注釋以孫詒讓周禮正義爲最佳。

他如胡培翬之儀禮正義，張惠言之儀禮圖，凌廷堪之禮經釋例，皆宜一讀。

六、論語，孟子 論語爲二千年來國人思想之總源泉，頗爲世人所尊崇。孟子自宋以後，其勢亦與之相埒。蓋此書可謂國人內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學者當以能熟讀成誦爲佳。即不能，亦須翻閱多次，務略舉其辭；或摘記其身心踐履之言，以資修養。

論語孟子之文，並不艱深，宜專讀正文，有不能處，方看注釋；朱熹四書集注，爲其生平極矜慎之作，可讀；但其中有墮入宋儒理學處，宜分別觀之。他如劉寶楠之論語正義，黃式三之論語後案，以及論語旁證等書，皆可看也；戴望之論語注亦爲佳本；焦循之論語通釋，摹仿孟子字義疏證而作，將全部論語拆散，標舉重要諸義，

如言仁，言忠恕……等，列爲若干目，通觀而總詮之，可稱治論語之一良法，治經學者，處處可應用也。

孟子則有焦循之孟子正義最善；戴震孟子字義疏，雖爲戴氏一家之哲學，並非專爲注釋孟子而作，然其書極精闢，學者亦宜與孟子並讀之；陳澧之東塾讀書記中讀孟子之卷，取孟子學說，分項爬梳，最爲精切，讀之不特可知前輩治學之方法，且於修養亦有益也。

七、孝經 孝經之性質，與禮記同，可當禮記之一篇讀之。

八、爾雅 此書可瀏覽一過，以便日後檢閱之用。

九、關於經學之參攷書

漢學師承記 江藩著。讀之可知清代漢學之師承家法。

通經表傳經表 畢沅著。此書頗節要便于檢尋。

經籍纂詁 阮元編。此書彙集各字之義訓，讀之可了解古書之訓詁。

經傳釋詞 王引之著。此書讀之，可了解古書中之文法。

古今僞書攷 姚際恒編。

書目答問 張之洞著。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書目舉要 周貞亮李之鼎著。

以上各書，可備檢查及隨意涉覽之用。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爲清乾隆時學者所作，最稱精審。讀之可略知各書之內容；可將各部類之敘錄先讀之，其各書條下則隨意抽閱可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八版

國學常識
識之三
經學常識（全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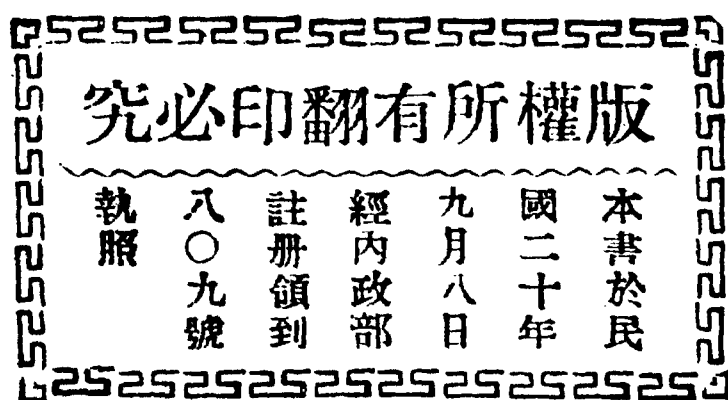
○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吳江徐敬修

發行人 沈駿聲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



分發行所

南京 開封 梧州 成都 廣州 北平 哈爾濱
長沙 廈門 杭州 天津 濟南 徐州
重慶 瀋陽 漢口 南昌 汕頭 寧波 新嘉坡

大東書局

